

8

T2511/121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M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          |          |          |           |           |          |
| Lab D50 2° | 95/0/2 | 81/0/0 | 66/0/0 | 51/0/1 | 35/0/0 | 20/0/0 | 29/19/54 | 55/-39/33 | 40/9/-43 | 42/57/29 | 82/4/79 | 51/50/-13 | 50/-28/-29 | 38/14/16 | 66/16/18 | 50/-5/-22 | 43/-14/21 | 55/-9/-25 | 71/-32/0 | 62/34/60 | 52/48/17 | 31/21/-21 | 72/-23/57 | 73/19/68 |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函史上編卷之十四

明旰郡鄧元錫纂

成哀平帝紀

孝成帝諱驚。元皇后王氏子也。自元帝太子時生。爲世嫡。宣皇帝愛之。字太孫。常置諸左右。及爲皇太子。好經書。寬博謹慎。初居桂宮。有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迺度。還入作室門。帝遲之。問故。以狀對。帝大說。其後幸酒樂燕樂。而定陶恭王有材藝。母傅昭儀又絕幸。元帝晚被疾。留好音樂。置鼙鼓殿下。自臨軒檻上。墮銅丸。搥鼓聲中。嚴鼓之節。左右及後宮。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習知音者莫能爲定陶王亦能之帝數稱其材中庶子  
史丹以駙馬都尉侍帷幄見親乃言曰凡所謂材者敏  
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罷人於絲竹鼓鼙  
之間則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帝嘿然笑其後  
中山哀王薨太子入弔哀王帝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  
大帝望見太子感念王悲不能自勝而太子前殊不衰  
帝意大恨退發恚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爲民  
父母者乎丹時護太子家卽免冠頓首謝曰臣誠見陛  
下哀痛中山王至感楨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囑毋涕泣  
感傷陛下心罪乃在臣臣當死帝意乃解已寢疾傳昭

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見疾稍侵意  
忽忽不平數問尚書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  
元舅陽平侯鳳爲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懼計莫  
知所出丹以親密臣得視疾候上間獨寢直入卧內頓  
首青蒲上涕泣言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  
於百姓天下歸心臣子見定陶王愛幸今者道路流言  
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  
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  
丹涕泣言切至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步而太子  
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能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

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何可違旨駙馬都尉安所受  
斯語丹即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上因慰納丹曰病  
寢加恐不能自還幸善輔導太子丹噓唏而起太子繇  
是遂定及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以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葬渭  
陵有司言乘輿車牛馬禽獸以葬皆非禮不宜用奏可  
赦建始元年春丞相御史條奏中書令顯并黨與罪狀  
顯免官歸故郡憂慙道死司隸校尉王尊劾奏丞相衡  
御史大夫譚知顯顯權擅勢  
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  
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在赦令前赦後舉  
奏顯不自陳不忠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  
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於是儻斯

免冠謝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優詔慰留之有星孛于營室罷上林詔獄賜諸侯王

列侯至吏二千石黃金宗室諸官吏千石以下至二百  
石及宗室子有屬籍者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錢泉

各有封舅王崇為安成侯賜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

夏四月黃霧四塞六月有青蠅無萬數集未央官殿中  
朝者坐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

九月有流星光燭地長四五丈蛇形貫紫宮秋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

祠是日大風拔甘泉時中大木十圍以上詔郡國災什

四以上毋收田租二年春正月罷雍五畤始郊祀長安

南皆從匡衡議以渭城延陵亭部為初陵三月北宮始  
井水溢出

祠后土于北郊立皇后許氏帝自為太子時以好色聞  
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

女備後宮杜欽說王鳳曰禮天子一娶九女所以廣嗣  
重祖也舉其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嬖姪雖

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亂  
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  
廢而不繇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  
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  
侍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徠異  
態後徠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奪適之心是以晉  
獻納讒申生蒙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后方鄉術  
入學未親后妃之時將軍宜因始初之隆達九女之制  
詳擇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賢母必有聲色技能為萬世  
大灋夫少戒之在色小弁之作可為寒心唯將軍常以  
為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秋罷太子博望苑  
有鳳不能自立循故事而已夏大旱秋罷太子博望苑  
減乘輿廐馬三年春赦天下徒賜孝弟力田爵秋關內

大水流殺人民詔戒苛暴深刻吏遣諫大夫林等循行

天下時關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相驚言水至奔走相

吏民上城避水左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

言帝於是美壯商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恨冬十二

月朔日蠲夜地震未央宮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

之士待詔谷永對曰臣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

後宮盤樂遊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

而六極至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

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

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

未郵政事不慎舉錯屢失中與內寵太盛女不遵道嫉

妬專上妨繼嗣與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

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

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

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間以勞天下放

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絕却不享之義慎節游田

之虞起居有常循理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

性經日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

供未有身治正而臣下和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

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

卷之十四

悉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睿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脩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慢之端抑褒詁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自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顛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荒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教正左右齊粟之臣戴金貂之餘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字無傲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羣僚仰灑化流四友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布正而百官狂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選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浸潤之譖愆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肆工小人日銷俊又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又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上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史行殘賊也夫遠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

莫甚乎殘賊酷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廢錮勿用益選遺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寃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民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享用五福威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禦六罰既侵六極共下今三年之間災異疊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既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惟陛下丞相匡衡免坐多取封邑四年春正月雷神越雋山崩

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負五人以王商爲

丞相夏四月雨雪秋桃李河平元年九年河隄使者較

長四丈大九圍盛小石兩船夾載下之三十六日夏四

而隄成賜爵關內侯改元河平賜天下吏民爵

月晦日蠲。既詔百官脩職。惇任仁人。退遠殘賊。陳遇失。

無有所諱。秋。後太上皇寢廟園。給事中平當言。太上皇

是帝亦以無繼嗣復之。減死刑。省律令。二年。春正月。沛郡封竄。

譚商立根。逢時皆列侯。三年。春。犍為地震。山崩。雍江四

年春。匈奴單于來朝。赦天下徒。賜孝弟力田爵遣光祿

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瀕河郡。毀傷困乏。不能自有。

者。財振貸。其為水沍。壓死不能葬者。令郡國給槨。櫛。葶。

埋。已葬者與錢。人二千。避水它郡國在所。死食之。如淳

著人間謹遇無令失職。舉惇厚有行能直言之士。長陵

給食之。涇水。夏。收丞相樂昌侯商印綬。商憂卒。以張禹為丞

相。山陽火生陽朔元年。九年春二二年秋。關東大水。詔

民流入函谷天井壺口五阮關者。勿苛留。遣諫大夫博

士分行視。詔丞相御史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明古

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可充博士位者。三年。春。隕石夏。

潁川鐵官徒作亂。捕逐伏辜。秋八月。大將軍鳳薨。以王

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鳳疾病

執手涕泣曰。將軍病如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

頓首泣曰。譚等雖至親。行皆奢。潛不如御史大夫音。謹

敕。臣敢以死保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甲恭四

年春。詔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劭農。夏。四

雪。鴻嘉元年。十三春。帝始為微行。從期門郎。或私奴。或

市里郊野，遠至旁縣，鬪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侍中張放也。時特幸，故稱

禹罷，以老病罷朝，朔望賞賜甚厚。夏，以薛宜為丞相，遣諫大夫理等

舉三輔三河弘農，冤獄公卿大夫部刺史，敕守相稱朕

意省刑，以新豐戲鄉為昌陵。冬，黃龍見真定。二年春，詔舉敦厚

有行義能直言者。博士行飲酒禮，有雉蜚集於庭，歷管升堂而唯後集，諸府又集承明殿，事

具災祥志。夏，徙郡國豪桀，貲五百萬以上五千戶于昌陵。三

年，夏，大旱，秋，孝景廟闕災。冬，皇后許氏廢，廣漢盜起。四年春，遣使

者循行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者，勿出

租賦，逋貨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內，所之郡國

謹遇，全活之。秋，渤海清河河溢，被災者振貸之。冬，廣漢

盜平

拜河東都尉趙護為廣漢太守，發郡中及蜀郡合三萬人擊之，或相捕斬除罪，旬月平，遷護為執金

五、永始元年

十七年春，太官凌室火，夏，封趙婕妤父臨為成陽侯。

五月，封太后弟子莽為新都侯，立皇后趙氏。秋七月，詔

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

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天下

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

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反故陵，勿徙吏民

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光祿大夫向以還歸初陵，而制度泰奢，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

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若，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

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



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瘠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効，故常戰栗，不敢諱。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夫，以比山石爲槨，用紆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橐泉宮，槨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曰：古墓而不墳，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不

脩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之，羸慙之間，穿不及泉，厥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也，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其葬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莊襄五王，皆大作丘壠，多其塗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高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葬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繇是觀之，明暗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

而中興儉官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于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莊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則是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絕小天下莫不稱賢及徙昌陵增卑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數萬臣甚憐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隘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槁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書奏帝甚感其言而不能八月太皇太后王氏崩宣帝王皇后也二年春大司馬

騎將軍音卒二月

癸未夜星

晦日蠲黑龍見東萊詔公

卿申救百寮深思天誠有可省減便安百姓者條奏所

振貸貧民勿收

谷永諫見災祥考

冬十一月策免丞相宣以翟

方進爲丞相

邛成太后崩喪事倉卒吏賦歛趨辦上以過丞相册免爲庶人御史大夫方進左遷

執金吾已群臣多舉方進可相者上亦罷其能擢爲相

方進明經術然爲吏刻深任勢立威峻文深詆所中傷

甚三年春正月晦日蠲遣太中大夫嘉等循行天下存冬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雍五時陳倉陳寶祠

義者各見禮儀志尉氏盜山陽鐵官徒作亂捕斬之四年春幸甘泉

郊泰時幸河東祠后土自是歲一行賜吏民如故事夏

霸陵園門闕皆災出杜長樂臨華殿未央宮東司馬門元延元年二十一年春正月朔

陵諸未嘗御者歸家日蠲夏無雲有雷聲

光耀四面下至地。冬大司馬大將軍商卒。以王根為大

司馬驃騎將軍。商薨紅陽侯立當次輔政先是立使客

取其直一萬以上。二年無事。三年春蜀郡岷山崩雍

綏和元年。二十五年春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賜諸侯王列

為父後者爵三老孝弟力田帛各有差。封孔吉為殷紹嘉侯及周承休侯。

進爵為公。夏建三公官。御史大夫武言未俗事煩宰相

以不治宜建三公官從之以王根為大司馬。二年春熒

罷驃騎將軍官武為大司空與丞相為三公。

惑守心。賜丞相方進冊。讓自殺。秘之。遣九卿冊贈印綬。

賜乘輿秘器。親臨弔數至。禮賜絕他相。厭大異焉。具災

三月帝崩。壽四十六皇太后詔有司復長安南北郊。四月葬

延陵。成帝善脩容。臨朝淵嘿。尊嚴若神。有穆穆天子之

儀。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遭世承平。

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建始初。石顯既廢死。匡丞相善

柔自將。日講於稽古禮文之事。而大權一歸大將軍。帝

謙謙。大將軍顯甚。左右嘗薦宗室子欲入侍。帝說之。欲

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

帝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以語鳳。鳳踈

忌宗室。竟不可。乃止。而王氏子弟譚平阿侯。商成都侯。

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世謂之

五侯。分擬執要滿朝廷。丞相商者。宣帝母悼后同產子

五侯分擬執要滿朝廷。丞相商者。宣帝母悼后同產子

五侯分擬執要滿朝廷。丞相商者。宣帝母悼后同產子

也敦厚有威重。元帝時。嗣父侯。以大臣薦行。可厲群臣。義足厚風俗。擢侍中。爲天子敬重。以得相。琅邪太守楊彤。與王鳳連昏。郡有災害。商按問。鳳爲請不得。奏免彤。奏寢不下。而鳳顧怨商。陰使人告商淫亂事。天子以爲暗昧之過。不足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張匡素佞巧。承鳳指。上書極詆商。有司請召詣詔獄。帝知匡多詆誣。勿聽治。鳳固爭。收丞相印綬。商發病。歐血薨。時帝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帝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不復以往事爲纖介。畱京師。帝謂共王曰。我未有子。人命不諱。一朝有他。且不復相見。爾長畱侍我矣。後疾有瘳。共王留邸。鳳心不便之。會日食。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當奉藩在國。今畱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異災。宜遣之國。帝不得已許之。王辭去。與涕泣而决。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爲鳳所舉。心非鳳專權。不親附鳳。奏封事。論日食之咎。歸過鳳。帝召見延問。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爲符效。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慰百姓。此正義善事。當有瑞應。奈何致異。異災之發。陰侵陽。臣顛君之咎也。今政事大小。皆自大將軍。天子曾不壹舉手。大將軍不內省責。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

矣。後疾有瘳。共王留邸。鳳心不便之。會日食。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當奉藩在國。今畱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異災。宜遣之國。帝不得已許之。王辭去。與涕泣而决。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爲鳳所舉。心非鳳專權。不親附鳳。奏封事。論日食之咎。歸過鳳。帝召見延問。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爲符效。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慰百姓。此正義善事。當有瑞應。奈何致異。異災之發。陰侵陽。臣顛君之咎也。今政事大小。皆自大將軍。天子曾不壹舉手。大將軍不內省責。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

王白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顯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商。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守正不隨。爲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爲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且羗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况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乎。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他所不見者。宜退鳳。使就第。選忠賢代之。自鳳白罷商及遣定陶王。帝頗不能。

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

爲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薦琅琊太守馮野王。忠信質直。有智謀。帝自爲太子時。數聞野王名。大然之。於是信幸章。每召見。輒辟左右。與密語。鳳從子音侍中。側聽聞之。以謂鳳。鳳憂懼。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辭旨甚哀。太后聞之。爲涕泣不食。帝少親倚鳳。弗忍。乃優詔報鳳。疆起之。鳳謝不起。於是帝使尚書劾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阿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羗殺子。盪腸非所宜言。欲以快鳳心。於是廷尉文致章大逆。死獄中。妻子徙合浦。章泰山人。時光祿大夫劉更生復用。更名向。以大異。數作。爲鳳兄弟用事之。

應。而帝方精詩書。觀古文。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條爲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患精。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向發憤。謂關內侯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甚。漸必危。劉氏。吾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世。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天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舞八佾於庭。三家者以雍徹。竝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華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奉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

壅蔽大臣。終有閭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遠絕。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之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諸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作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室盤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

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什桺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桺。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

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皂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舊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納直言。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內外之姓。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

事不密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書奏。天子召向歎息。悲傷其意。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會吏民以日食地震。應詔上封事。皆以爲王氏所致。帝未有以明也。安昌侯張禹授帝經。見隆信。帝乃辟左右問之。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欲自託於王氏。乃謂帝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爲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脩政事。以善應之。與臣下同其福善。此經意也。新



學小生。亂道誤人。宜以經術斷之。而大中大夫永知鳳方柄用。亦欲陰自託。乃䟽專攻上身及後宮。且言今四夷賓服。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不得有爲。亡吳楚燕梁之執。百官盤立。親䟽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不可歸咎無辜。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禹帝師。永名儒。皆挾持浮說爲王氏。帝繇此信。王氏益專。久之。五侯爭以奢侈相尚。成都侯商嘗病。從帝借明光宮避暑。後又穿城引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帝見而銜之。後微行過曲陽侯。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於是發怒。以讓車騎將軍。旨使尚書責問司隸京兆。知商等奢僭不軌。阿縱不舉奏。商根懼。欲自黥劓。以謝。帝賜音策書曰。外家何其樂禍。敗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家。今將一施之。君其召諸侯待令府舍。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音藉橐請罪。商立根皆負斧質謝。良久乃已。然帝特恐之。實無意誅也。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壅江。光祿大夫向大惡之。以爲亡徵。懼不能已。復上奏言。臣聞伯禹戒帝舜。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

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食。古今罕有。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始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墮。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囿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

三

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嚮。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  
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  
以崇劉氏。故猥<sup>懇</sup>猥數千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  
東井。攝提。災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  
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  
書曰。佯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  
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帝輒入之。然終不能  
用也。初元帝傷母恭哀后。居位淺而遭大故。爲太子選  
婚。必於許氏。而許皇后得立。以專寵後宮。希得進。中外  
皆憂帝無繼嗣。故劉向杜欽谷永等。論災異皆著之後  
宮。其後寵衰。怨望爲祝詛。廢處昭臺宮。趙婕妤者。陽阿  
公主家歌舞兒。趙飛燕也。特幸爲婕妤。帝欲立爲皇后。  
皇太后嫌其所出微。意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往來通  
語。歲餘乃得許。諫大夫劉輔言。臣聞天之所興。必先賜  
以符瑞。天之所遣。必先降以變災。此自然之驗也。昔武  
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勤色  
相戒。况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  
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  
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  
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

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聖語曰。腐木不可以爲  
柱。卑人不可以爲主。夫人之所不事。必有禍而無福。市  
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臣竊傷之。不敢不盡死書  
奏。詔收繫掖庭秘獄。於是將軍辛慶忌廉褒。光祿勳師  
丹。大中大夫谷永。具上書曰。臣聞明主垂寬容之聽。不  
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竭忠。不懼後患。竊見劉輔前以  
縣令求見。擢爲諫大夫。旬月之間。下秘獄。臣等愚以爲  
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爭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  
廷之體。冒觸忌諱。不足深過。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  
衆共之。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正當隆寬廣  
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公卿  
以下。苟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  
銷悞。莫敢盡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  
等竊深傷之。乃徙輔繫其工獄。減死一等。論爲鬼薪。后  
既立。寵少衰。而女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宮。宮皆以黃  
金白玉明珠翠羽飾之。自有後宮來未有也。后居別館。  
淫縱。冀得子。然卒無子。而後宮就館者。廢不育。會災異  
數起。帝使尚書問涼州刺史永所欲言。永對曰。臣聞王  
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  
上聞也。三代所以隕卷者。皆繇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

秦所以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畧陳其效。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熏灼四方。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什倍於前。廢先帝法度。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爲亂阱。榜箠瘠於炮烙。絕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復怨。是以日食再旣。以昭其辜。王者先必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僇輕無義小人。以爲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相隨。烏集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沈湎媠媠。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去高敞初陵。改作昌陵。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百姓怨恨。飢饉仍臻。上下俱匱。無以相救。漢興九世。繼體之主。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痛切至於此。帝性寬好文。雖其盛怒。然終不罪也。帝嘗與張放等宴禁中。引滿舉白。談笑大噉。侍中班伯以久疾新起。入見帝。帝幄所坐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飲狀。帝指而問曰。紂爲無道。壹至是乎。伯對曰。書稱殷王受。用

婦人之言而止。亦何至踞肆於朝若是乎。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帝曰。卽如是。此何以圖。對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噉。大雅所以流亡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帝喟然嘆曰。久不見班生。今復聞謹言。然不能自克。竟湛於欲而崩。帝素彊無疾。楚王梁王朝。旦當辭去。又欲拜孔光爲丞相。刻侯印書贊。已昏夜平善。鄉晨欲起。不能言而崩。民間謹傳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太司馬莽雜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昭儀自殺。

孝哀皇帝

諱

定陶恭王子也。母丁姬。爲元帝庶孫。年三

歲嗣王。長好文辭法律。元延四年朝。盡從傅相中尉。時成帝少弟中山孝王亦來朝。獨從傅。帝怪之。以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國二千石。故從之。令誦詩通習。能說。他日問中山王獨從傅者。何不能對。令諭尚書。又廢。及賜食。後飽起。襪係解。帝以爲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時士祖母傅太后隨王來朝。私賂遺帝所幸趙昭儀。及帝舅曲陽侯根。昭儀及根見帝亡子。亦欲豫自結爲長久計。皆更稱定陶王賢。勸帝以爲嗣。帝爲加元服而遣之。時年十七矣。明年帝召丞相御史將軍議立後。皆嚮帝意。以爲莫如定

陶王御史大夫光獨以為中山王先帝子帝親弟尚書  
 盤庚殷之及王也中山王宜帝以禮兄弟不得相入廟  
 紕光議使執金吾任宏守大鴻臚持節徵定陶王立為  
 皇太子謝曰臣幸得繼父守藩為諸侯王材質不足假  
 充太子之宮陛下聖德寬仁敬承祖宗奉順神祇宜蒙  
 福祐子孫千億之報臣願留國邸旦夕奉問起居侯有  
 聖嗣歸國守藩書奏報聞後月餘立楚孝王孫景為定  
 陶王奉恭王祀以獎厲太子專為後之誼成帝崩即  
 位  
 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赦賜宗室王  
 子有屬者馬各一駟車民爵百戶  
 牛酒三老弟力田賜爵太皇太后詔尊定陶

恭王為恭皇五月立皇后傅氏詔尊定陶太后曰恭皇

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追尊傅父為崇祖侯丁父為褒

德侯封舅丁明為陽安侯舅子滿為平周侯追罷樂府

官成帝好鄭聲黃門名倡多以富顯貴戚至與人主詔爭女樂帝自為王時疾之故有是命語見樂律考

限民名田具上田志詔齊三服官諸官織綺繡難成害女紅

之物皆止無作輸除任子令及誹謗詆欺法掖庭宮人

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為庶人禁郡

國無得獻名獸益吏三百石以下俸察吏殘賊酷虐者

以時退有司無得舉赦前往事博士弟子父母死子寧

三年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壞廬舍遣光祿大夫

循行。賜死者棺錢人三千。令水所傷縣邑。及他郡國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十萬。皆無出今年租。建平元年。

春。

正月。隕石于北地十六。

詔舉孝弟悌厚。能直言通政事。延于例。

陋。可親民者各一人。時帝初立。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繇已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先是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詔問當何居。丞相光。素聞傅太后剛暴。多權謀。于襁褓中。鞠帝長養之。帝之立。又多其力。心恐傅太后得與政。不欲令與帝旦夕自近。即議以爲定陶太后宜改築宮。便大司空何武不解也。以爲可居北宮。從之。傅太后果從北宮。複道。旦夕詣

帝所。求貴其親屬。使帝不得繇直道行。高昌侯董宏希指言奉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爲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太后爲帝太后。下有司。大司馬莽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註誤聖朝。非所宜言。免宏爲庶人。傅太后大怒。要帝必稱尊。而丁傅並封方。帝在藩時。聞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優之。其後司隸較尉解光。奏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權。先帝棄天下。不悲哀。思慕取故掖庭女樂。置酒歌舞。根兄子成都侯况。亦忘厚恩。聘故掖庭貴人爲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根遣就國。免况歸故郡。



於是王氏權奪。而丁傅日起。大司馬師丹自以師傅見尊任。上書諫曰。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貴寵。封舅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正。豫封父爲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較尉王邛等。詔書卒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不能牢讓爵位。相隨受封。增益陛下之過。罪萬死。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雖年六七十。猶博娶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已。立陛下爲嗣。臣聞天威不遠。顏咫尺。願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克已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陛下。以臣託師傅。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位三公。職在左右。義不得不盡死。太皇太后見丁傅權日起。陰令大司馬莽就第。以避帝外家。莽乞骸。帝遣尚書令詔起之。乃復起視事。會置酒未央宮。內官令張傳太后幄。追太皇太后御坐旁。莽按行責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傳太后大怒不肯。以遂不會朝。而罷莽就第。已司隸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官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

嘗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吏問。皆得趙昭儀廢殺狀。其他  
飲藥傷墮者無數。臣謹按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  
傳夫人冢事。更大赦。孝元皇帝下詔曰。朕所不當得赦  
也。窮治盡伏辜。天下以爲宜。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  
雖事在四月丙辰赦前。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  
近帷幄。羣下寒心。請窮竟正法。議郎耿育上疏言。臣聞  
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知陛下  
有賢聖仁孝之德。故廢後宮。就館之漸。欲致位陛下。以  
安宗廟。豈當世庸庸斗筭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  
君父之美。匡救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  
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乃  
萬探追不及之事。許揚幽昧之過。空使謗議上及山陵。  
下流後世。甚非先帝託後之意。此臣所深痛也。帝亦以  
爲太子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而新城侯趙欽等  
免。徙家屬遼西。右將軍喜。傅太后從弟也。好學有志行。  
以數諫太后。謝就第。大司空武。尚書令林。皆上言喜行  
義脩絜。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一旦遣歸。衆庶失望。  
皆曰。傅氏賢子。以議論不合。定陶太后故退。莫不爲國  
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  
以無忌折衝。百萬之衆。不如一賢。喜立於朝。陛下之光

輝傳氏之廢興也。帝亦自重之。復進用焉。無何。冷褒段  
猶等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  
之名。以冠大號。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丞相光大司馬  
喜司空丹持以爲不可。丹疏言。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  
明人倫之序。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爲號者。  
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諡前定義。不得復  
改。以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  
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替尊本祖。而重正統也。  
孝成皇帝聖恩深遠。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  
爲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繼體先帝。持重大

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  
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  
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  
之禮。非所以尊其皇也。忤帝意。而丁傳子弟使人上書  
告丹封事。未上行。道人徧持其書。下廷尉。劾大不敬策。  
免丹。收高樂侯印綬。以感動大司馬喜。喜終不順。遣就  
國。於是詔共皇去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尊定陶太后爲  
帝太后。其皇太后爲帝太后。已又尊帝太后曰皇  
太太后。偃然與太皇太后並稱矣。丞相御史言。師丹王  
莽抑貶尊號。虧損孝德。雖更赦。不宜有爵土。免丹庶人。

罷莽就國。諫大夫楊宣承間爲上言。孝成皇帝稱陛下以承天序。豈非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朝哉。太皇太后春秋高。數更憂傷。至敕令親屬引頰以避。下傳陛下登高遠望。獨不內慙於延陵乎。帝感其言。復王商子邑爲成都侯。先是傳太后脩故怨。陷中山馮太后以獄死。司隸寶孫奏請覆治。帝傷失太后意。下寶獄。而太后封從父商爲汝昌侯。太后同母弟子鄭業爲陽信侯。尚書僕射鄭崇諫曰。成帝封五侯。天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封商夷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傳氏之福也。臣聞之。師曰。逆陽者厥極駁。逆陰者厥極凶。短折。故周公著戒曰。辟王生則逸。唯耽樂之從。罔有克壽。故衰世之君。夭折蚤世。此皆犯陰陽之咎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因持詔書案起。傳太后大怒曰。何有爲天子。乃反爲一臣專制者耶。竟詔封商。已帝嬖董賢。崇復疏禁切之。帝發怒。尚書令趙昌逢帝意。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帝責崇曰。君門如市。柰何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帝怒。下詔獄考覆。司隸寶曰。崇獄覆治。瀕死。無一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纖芥。浸潤相陷。請治昌以解衆心。詔曰。司隸寶附下罔上。國之賊也。免爲庶人。崇死獄中。當是時。侍中董賢以便辟得幸。常與帝共卧起。妻通籍。

殿中。女弟爲昭儀。父恭爲少府。寵益甚。出丁傳布。而皇后已疏矣。后父孔鄉侯晏。至謝賓客。不敢通。白后母得通醫巫。求方生子。以避賢。帝欲侯賢。未有路。會礪山石轉立。無鹽危山土。自起覆如馳道狀。東平王雲及后謁之。石所祠之。息夫躬孫寵欲陷之。以爲功。上變事告焉。帝方被病。多譎惡。遠謁驗治。雲自殺。謁棄市。因東平獄。帝言白發自賢與射寵。賜爵關內侯。頃之。欲實封。心憚丞相嘉。使使持詔書視之。嘉與御史大夫賈延言。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洶洶。咸曰賢貴。餘并蒙恩。陛下仁恩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詔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暴評其義。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帝遲回久之。忽發恚。下詔切責公卿曰。東平王雲圖殺天子。公卿股肱。莫能悉心銷厭。未萌侍中賢等發覺伏誅。其封賢高安侯。寵方陽侯。躬宜陵侯。已詔發武庫兵給送賢。及乳母舍用。執金吾毋將隆疏諫曰。武庫兵器。天下公用。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其養。其養勞賜。一出於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未用。不以民力其浮費。所以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方伯專征。乃賜鈇鉞。漢家邊吏距寇。給武庫兵。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便僻弄臣。私恩微

妾而以天下公用給之。挈國威器。共其家備。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會傳太后賤賈執金吾官婢。隆請平直。左遷沛都尉。於是丞相嘉。以日食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舜曰。毋教佚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子。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内蒙恩。爲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掖庭見親。有加賜。屬其人勿衆謝。令知惡偏重。失人心也。故少府水衡見錢多至數十萬萬。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方陛下在國時。好詩書。上節儉。徵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既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絺繒而已。共皇寢廟。比比當作。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治大第。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爲賢治器。器

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  
至此。賢家有賓婚。諸官並共。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  
震動。道路謹譁。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二千餘頃以賜  
賢。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  
百姓訛言。持籌相驚。破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妖惑其  
意。不能自止。或以爲籌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  
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  
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身死有益於國。不敢  
自惜。惟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  
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

終其祿。所謂愛之。適以害之也。宜深覽前世。節賢寵。以  
全安其命。帝寢不說。而愈愛賢。不自勝。先是宜陵侯躬  
既封。怙寵。設詭辨惑上意。而與丁傅比。爲帝言災異。屢  
見。法當有兵亂。可遣大將軍行邊。敕武備。斬一郡守。以  
明威。冀厭應變異。帝信之。以問丞相嘉。嘉對曰。臣聞動  
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  
况上天神明。而當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  
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辯士苟見  
一端。或妄以意。傳會星歷。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  
動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罪。車馳詣闕。

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者云然。辯口快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諂諛。傾險。辯慧深刻也。諂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註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於後世。惟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言爲主。元壽元年。帝卽位之五年也。春正月朔。以傅晏爲大司馬。丁明爲大司馬。驃騎將軍。當拜。日食晝晦。詔求直言。晏明罷就第。具災祥考中。會傳太后薨。帝託遺詔。下丞相御史。益封董賢二千戶。嘉封還詔書。切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

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重慎。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殫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臧已竭。惟恐不足。昔孝文皇帝欲造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已不作。以財皆民力所爲也。賢已再封。晏商再增田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爲害痛矣。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嘗爲之寒心。今山崩地動。日食三朝。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柰何輕身肆意。獨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



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愚慙數犯忌諱。惟陛下省察。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獄寃。有飭辭。奏欲傳之長安。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鞠譚宗伯鳳以爲可許。天子以相譚鳳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讐之意。免爲庶人。後數月大赦。嘉奏封事。薦相習治獄。計謀深沈。譚頗知雅文。鳳經明行修。聖主有計功除過。臣竊爲朝廷惜此三人。留中未下。至是得還。賢益封事。則大怒。下前章。召嘉詣尚書詰問。君以道德位三公。以總方畧。一統萬類。分明善惡爲職。知相等在位。外附諸侯。操持兩心。背人臣之義。時輒以自劾。今又稱譽相等。云爲朝廷惜之。大臣舉錯恣心。迷國罔上。近繇君始。謂遠者何。對狀。嘉免冠謝。下將軍中朝議。光祿大夫孔光等劾嘉不道。請下廷尉。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故事大臣得重譴。輒自裁。於是椽吏涕泣。共和藥進。嘉不肯服。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更前進藥。日將相不對理。陳寃。相踵爲故事。君侯宜引決。嘉引藥盃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耶。何謂咀藥死也。遂裝出見使

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載至都船。詔獄。嘉對獄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爲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慎。置驛馬傳囚。勢不得踰冬月。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爲雲驗。復幸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竊爲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以何爲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少侵辱嘉。嘉喟然仰天嘆曰。幸得充備丞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詰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國。不能

退。罪當死死無所恨。繫獄二十餘日。不食嘔血死。嘉字公仲

平陵人。嘗疏任賢。語具任官志。元始四年。封子嗣新甫侯。於是增賢封以爲大司馬衛將軍。策曰。定爾于公。以爲漢輔。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時年二十二。丞相

光每賢過。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則却入。賢至中門却入閣。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

之禮。帝聞大說。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繇是賢權與人主侔矣。侍中蕭咸。故御史大夫望之子也。賢父

侍中閎私請之。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大司馬冊。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寒心。此豈家人子能堪邪。閎亦悟。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爲人所畏如是。明年

夏。帝崩。十六。太皇太后即日輦之未央宮。收璽綬。召大

司馬賢問喪事調度。賢憂悸不能對。太后曰：「新都侯莽前奉先帝大行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乃遣使馳召莽，典大器，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軍皆屬尚書。劾賢不親醫藥，禁止不得入宮殿。賢詣闕免冠徒跣謝，即收冊印綬，罷就第。賢自度不免，即日與妻皆自殺。莽致尸獄中，驗視瘞獄中。家屬徙合浦，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丞相光以下皆屬莽。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以爲惠昭之世，以外戚持權，社稷危，今比世無嗣，當選立近親。主幼不宜令外戚持權，不舉莽而互相舉。太皇太后繼之以莽爲大司馬。

遣車騎將軍舜迎中山王箕子奉成帝後，是爲孝平帝。年九歲矣。太后臨朝稱制，而政自莽出。於是莽自言孝成趙皇后前損害皇子，孝哀傳皇后驕僭，皆廢徙其園，自殺而下詔言定陶太后背恩忘本，專恣不軌，追貶爲定陶共王母。丁太后爲丁姬，丁傳獲封爵者，咸勒歸故郡。已莽又自言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其外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冲年奉大宗，宜明一統之義，戒前事爲後代法。於是遣使者奉璽綬，即拜帝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留中山，不得輒至京師。元始元年春，莽號安漢公。二年，太師、光大司徒、官馬等。

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大司農寶面質之曰。昔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有不相說之言。著於經。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而國每一事。群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光等皆失色。侍中奉車都尉甄邯乃承制罷議。三年。安漢公女爲皇后。莽殺其子宇。滅中山孝王后家。梁王立。敬武公主。紅陽平阿侯。皆勒自殺。殺大臣將相。素不悅已者數百人。四年。莽采伊尹周公稱號。號宰衡。位諸侯王上。賜九錫。五年。莽臘日上椒酒。毒酒中。帝崩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見侯四十八人。莽以兄弟不得相爲後。抑不立。選玄孫中最幼者廣。

戚侯子嬰。託卜相最吉。立爲皇太子。號曰孺子。嗣孝平。

皇帝。而居攝踐阼。如周公。後二年。篡漢。後十六年而誅。

起漢高祖皇帝五年己亥。有天下。至孺子嬰三年戊辰。十二帝。二百一十年。并王莽篡位。合二百二十六年。

論曰。元帝善柔。孝成沉湎。成王氏專擅之形。眊乎塞矣。

然類寬大行惠。不虐于非辜。則猶遵文景之遺焉。故漢

蹶而終興。孝哀賂祿去王室。欲強主威。以則武宣。然不

勝燕嬖之溺。忤戮忠賢。失天下心。迹其所爲。適以爲王

氏驅耳。易曰。上以厚下安宅。書曰。無教逸欲。有邦詎不

信夫。詎不信夫。王莽者。孝元皇后弟曼之子也。成帝時。王氏五侯同日封。而曼蚤死。不得封。五

侯各乘時爲汰侈。莽獨孤貧。折節爲恭儉。事師傅。受學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

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久之，叔父成都侯商願分已國邑以封養，得封新都侯。宿衛謹敕，又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慚，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曲陽侯根乞骸骨，薦奔自代，遂為大司馬。哀帝崩，誅放丁，傳董賢黨屬，欲擅國。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然實在中易制，於是盛尊事光，諸家帝時大臣居位及素所不悅者，皆傳致其罪，為請奏。令光上之，莽自太后立，可其奏。於是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毋傾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為爪牙，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無不如志。當是時，大臣承意，顯奏尊寵莽，而莽稽首滄流，讓甚固，上以惑太后，下以信衆庶之心。元始元年，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賜號安漢公。莽上書讓光，舜、豐、邯於是光為太師，舜、保皆益封。豐為少傅，廣陽侯、邯承陽侯。又明年，光、舜等請疇莽爵邑，復讓不受。而建言諸侯王後及高祖以來功臣，大者封侯，賜爵邑，諸在位各第序推恩，上尊宗廟，增加禮樂，下至黎庶，矜寡無不施惠。已又風公卿言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太后不宜親以命莽。莽人人延問，致恩意厚，贈送其不合指者，顯奏免之。諸所以誑耀媚事太后者

萬端。後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宮未建，請考論五經定娶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下有司選白上衆女名，而王氏女多在選中。莽恐其與己女並也，白太后詔王氏女，朕外家，勿采。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以充於天下。母莽遣長吏以下，分部曉止。而上數願得公女為天下母，莽遣長吏以下，分部曉止。而上書者愈甚，竟立公女為皇后。已莽托大宗一統之義，勸帝母中山孝王后及衛戚屬不得至京師。莽子宇忍帝長大後見怨，私遣人與衛氏通，教令帝母上書求入，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以為莽悞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為變怪以懼之。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事覺，莽執宇并其婦殺之。竟吳寬獄，誅滅衛后家，無噍類。而連引郡國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己者，誅鋤之，百數十家。於是汜鄉侯何武、大司農孫寶、司隸鮑宣皆及禍。帝稍長，以衛氏故怨莽，莽內懼。臘日上椒酒，而帝疾作。莽作策請命於泰畤，戴璧秉圭，願以身代。藏策金滕，置前殿，勅群公勿敢言。帝崩，孺子嗣。莽稱攝皇帝，服天子黻冕，負斧辰，南面朝羣臣。莽母功顯，君死，羣臣言攝皇帝，與尊者為體，不得服私親，宜總麻。弁而加環紆，一弔再會。如王弔諸侯儀，而司威陳崇奏莽兄子光好瀆事，莽切責光。

光母子自殺，初葬以事母養兄嫂，撫兄孤為名。及是復以  
示公義焉。於是宗室大臣奏符命，言攝皇帝宜即真，遂即位。  
定有天下之號曰新，以十二月朔為歲首，稱建國元年。奉皇太后  
璽，散請順天命去漢號，策命孺子為安定公。以孝平皇后為安  
定太后，讀策畢，葬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歔曰：昔周公攝位，終  
復子明辟，子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於是中傅將孺子下殿，  
北面稱臣。百寮陪位，莫不感動。葬為安定公第，置門衛使者監  
頌。教阿乳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至長大，不能名六畜焉。  
葬既攘大位，承累世承平之業，益自神聖。狹小漢家制度，擬  
周官，更度事，按金匱封輔臣，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日私  
屬，不得買賣，日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鄰里。  
鄉黨敢有非井田聖制者，無法按四裔，以禦魍魎。制大錢，敢  
有挾漢五銖錢，言大錢當罷者，比非井田制，於是農商失業，食貨  
俱廢。坐買賣田宅奴婢錢，自列侯而下至庶民，陷刑者不可勝  
計。葬既以符命駭天下，篡大位，既得志，欲絕其原，以神前事。  
會甄豐子尋、劉歆子棻、門人丁隆等，復詐為符命，冀說葬葬乃大  
震怒，收捕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數百人，乃流棻幽州，放尋三  
危，殛隆羽山，皆驛車載其尸，傳致云：葬恃漢

府庫之富，欲立威匈奴，改匈奴號曰降奴，服于，遣將將軍三十  
萬往擊之，自宣帝來，北邊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  
滿野，及是與匈奴構難，邊民死亡繫虜。數年間，蕭然空虛，野有  
暴骨矣。葬以為定天下，惟在更制度，制度定，則天下自平。故銳  
思於天文地理，制禮作樂，講求合六經之說，議論連歲不得決，不  
服省獄訟，冤結及民之急務，而所變更無常。旋已復自更，置萬  
國一郡，至五易名，而復還其故。縣宰缺，至數年不除，守兼一  
切為貪殘，中即將繡衣執漚公士，使郡國班布教令者，社蓋相  
望，召會紛然。又設六筦之令，命縣官酤酒賣鹽鐵器鑄錢，諸采  
取名山大澤衆物者，稅之。又令市官收賤買貴，賒貸以予民，收息  
月百之三。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葬自見前額，懼得漢政，  
備大臣擅國務，監衆事而前後相承，贖耗不潔，御燈火至明，猶  
不能勝。尚書因緣為姦，有司受虜苛免，而朝臣敢言大臣過失，  
搏擊者輒拔擢見信任，又以制度未定，自上公卿下至小吏，皆  
不得俸祿。又乃賦吏祿，又令準歲之高下，有災害輒以什率減  
免，課計不可理。吏終不得祿，各因官職為姦，受賂賂以自給。  
葬聞大恚，考建國來，吏為姦利，增產致富者，收其家財產五之  
四，以助邊。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

主幾以禁姦而奸愈益甚天下民以灋禁煩苛筦財已  
悉力作不足給貢稅即閉門自守又坐隣伍犯鑄錢入  
爲官奴婢乃並起爲盜賊會匈奴大寇邊莽大篡天下  
丁男及死罪囚人奴爲銳卒名曰豬突豨勇稅吏民皆  
三十取一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皆保養車馬敕用  
軍有趨謹犯灋者斬論斬母須時繇是春夏斬人都市  
百姓震懼道路以目莽爲人侈口蹙顴露眼赤睛大聲  
而嘶長七八五寸好厚履而高冠反膺高視睨臨左右  
時方枝待詔黃門者曰所謂鴟目虎吻豺狼聲者也灋  
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莽聞之誅滅待詔孫宗坐自畫  
容貌被天子衣冠誅奔妻以莽數殺其子孫洫失明莽  
令其太子臨居中養視莽妻侍者原碧莽幸之臨亦通  
焉恐事泄因謀弑莽事覺自殺初四方民以饑寒窮愁  
起爲盜稍羣聚獨思歲熟得歸衆雖萬數但稱巨人從  
事三老祭酒不敢畧城邑轉掠求食而止長吏督兵亂  
鬪死賊非敢殺之也而莽下書責七公曰盜發不輒得  
至或羣黨以千百數是逆亂之大者何饑寒之謂耶七  
公其嚴救卿大夫連帥庶尹謹牧養善民急捕滅盜賊  
有不同心疾惡而曰饑寒所爲者輒捕繫請其罪於是  
天下並起而世祖起春陵宜言莽弑平帝事莽乃會公  
卿於王路堂開已爲平帝請命今滕之策洫以視羣臣  
羣臣皆誦功德呼萬歲會國師劉歆王涉皆骨肉舊臣  
內崩謀殺莽而軍師外破憂懣不能食及事迫置以時  
日小數爲厭勝隗囂移書數莽罪莽率羣臣至南郊陳  
符命本末仰天呼號諸生小民會旦夕哭呼嗟告天以  
求救其省中黃金萬斤一櫃者尚六十櫃他錢帛珠玉  
財物甚衆莽愈吝愛不資士故士無鬪心而漢兵發掘  
莽祖父妻子冢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火照城中無何  
城陷於是莽服緋衽服帶璽轂持虞帝匕首天文即按  
拭於前日時加某莽旋席依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  
漢兵其如予何又明日就車之漸臺欲阻池水猶抱持  
符命威斗從官公卿而下尚數千人日捕衆兵登臺斬  
莽首支節肌骨爭鬻之相殺傷數千人傳  
莽首詣宛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

### 西漢后妃內紀

太史公傳外戚喟其歎之也曰孔子有言人能弘道無  
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

况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成子姓矣。而不能  
娶其終。豈非命哉。孔子罕言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  
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  
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  
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至武帝。制婕妤。子姪  
五。經。娥。倅。容。華。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  
十四等云。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婕妤視上卿。比  
列侯。姪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倅華視真  
二千石。比太。上造。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視千  
石。比中。更。充依視千石。比左。更。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  
長。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  
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五官視三百石。嬖常視二百石。  
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  
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

高皇后呂氏者。單父人。呂公女也。呂公故善沛令。秦時  
避仇。從沛令客沛。沛中豪傑。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  
爲主吏。主進。令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  
易諸吏。給爲謁。日賀。賤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望見  
高祖狀貌。大驚。重敬之。起。迎之門。引入坐。高祖因狎侮  
諸吏。遂坐上坐。無所詘。酒闌。呂公目固留高祖。竟酒。自  
請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貴不可言。願季  
自愛。臣有息女。願爲箕帚妾。遂以女婚季。則呂后也。高  
祖爲漢王。立爲妃。子爲王太子。戰項羽彭城。妃及太公  
爲楚軍所止。以爲質。常在楚軍中。事解。乃得歸。高帝卽



伯爲皇后。而定陶戚姬大愛幸。常從。皇后常留守櫟。希見上。益疏。帝愛戚姬子趙王如意。幾以代太子。賴大臣及留侯策而定。高祖崩。孝惠立。太后夷戚氏。殺三趙王。高祖後宮。唯獨無寵。踈遠者得全。蓋劉氏幾殆。諸呂帝紀中。魯元公主。呂后女也。爲宣平侯張敖妻。敖女爲孝惠皇后。太后以重親故。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詐取後宮人子名爲子。孝惠崩。立爲帝。懼天下不服。於是貴外家。王諸呂。而取呂祿女爲少帝后。欲連固根本。牢甚。然無益也。高后崩。合葬長陵。祿產等作亂。卒夷滅。惟獨孝惠皇后居北宮。始呂公常奇貴女。旣以配高祖。起微細。履至尊。呂以顯榮。然亦以滅亡。豈非天哉。卽甚智絕。拖蚤知命中。亦將如命何哉。

文皇帝母薄太后。吳人也。初爲魏王豹姬。許負謁王豹。命相姬。云當生天子。豹心獨內喜。因畔漢中立。漢擊虜豹。以其地爲郡。而薄姬輸織室中。久之。高祖如織室。見姬美。有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趙兩美人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兩美人先得幸。宴私相語。笑薄姬初時約。王聞之。問故。兩美人以實告。王悽然。憐薄姬。欲幸之。會日之夕。夢蒼龍據胷。因以聞。帝喜。遂成之。一幸而有身。子生。則文皇帝也。後遂希得見。呂后

時高祖諸幸姬多幽死。而姬以希見故。得從子之代。爲代王太后。已文皇帝自代起即位。尊爲皇太后。封弟昭軹侯。追尊薄父靈文侯。文皇帝孝事太后甚謹。太后疾。日夜侍不交睫。不解衣帶寢。上湯藥必親。絳侯以變告下吏急。太后聞大怒。文帝朝以冒絮提帝曰。絳侯縮皇。帝璽將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反耶。何憤憤也。帝免冠跪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絳侯得赦。復爵邑。景二年崩。令母葬長陵。特起陵近霸陵。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

孝文竇皇后。清河觀津人。呂太后時。以良家子入宮。王之國。呂太后出宮人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以家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王遣宦者吏曰。必置我籍趙伍中。宦者忘之。誤置籍代伍中。姬涕泣怨宦者。不欲行。彊之乃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及卽位。王后蚤死。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而竇姬男最長。立爲皇太子。竇姬爲皇后。女嫫爲長公主。少子爲梁孝王。皇后親早卒。葬觀津。弟廣國生四五歲。家貧。爲人所畧賣。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入山作炭。寒卧岸下。岸崩。卧者百餘人。盡壓死。少君獨得脫。不死。卜之云。數日當爲侯。從其主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觀津。廣國去時雖

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嘗有姊。嘗與姊採桑墮。用爲信。上狀自陳。竇皇后言之。帝召見問之。具言故。果是。又問他以何爲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傳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飯我。然後去。於是皇后持之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與兄建並封公。昆弟家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賓客。又復効呂氏大事也。於是選賢士長者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繇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竇皇后好黃帝老子言。文帝竇慈儉。后有力焉。故景帝諸王諸竇。畢

誦讀老子書。尊其術。景帝立。尊爲皇太后。武帝時爲太皇太后。后頗不說儒。絀儒學。以爲司空。城旦書云。崩令葬霸陵。景帝時封廣國章武侯。長君早死。封子彭祖南

皮侯。太后從昆弟子嬰。以破吳楚功封魏其侯。

嬰事景帝爲詹

事。梁孝王來朝。帝以親昆弟故。燕飲驩甚。酒酣從容言千秋萬歲後。當傳之梁王。太后喜。嬰奉卮酒進。正言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上何得擅傳。梁王非漢約也。太后繇此憎嬰。嬰病免。太后除嬰門籍。母朝請。吳楚反。祭宗室諸竇賢。無如嬰。乃召見。嬰辭謝不足任。太后慙。帝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讓耶。拜太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哀盜。樂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廡下。軍吏過。令財取爲用。無入家者。於是行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破滅。封魏其侯。當是時。武安侯田蚡方爲郎。未貴。往來侍酒。跪起如子姓。卽列侯無敢與亢禮者。已爲太子太傅。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乃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梁人高遂說嬰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

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謝病，擁趙女屏間處，而不朝，祇加懟自明，揚主之過，有如兩宮。整將軍，則妻子無類矣。嬰迺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景帝曰：「大后豈以臣有愛，不相魏其哉？」魏其沾沾自喜，多易難，以爲相，遂不用。景帝崩，孝武帝即位，議置相，相武安侯。籍福說之曰：「魏其久貴，天下士所歸，請讓魏其，魏其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相尊等耳，而有讓賢名，必讓魏其。於是魏其爲丞相，武安爲太尉，已皆罷，皆列侯家居，而武安以王太后故，益親幸，已起爲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夫益親，夫，穎陰人也。吳楚反時，父孟爲較尉，死難，夫奮願取吳王，若將軍首，報父讐，於是披甲持戟，馳吳軍，殺傷數千人，而還，中大劊十餘，得不死，繇此名聞天下，爲人剛直，使酒，好凌折，諸有勢者，士在已左，愈益敬，與鈞禮，坐法免官，倚魏其爲名，高魏其亦欲倚灌夫，引繩拊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於是兩人相引重，其游如父子然，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丞相蚡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却乃謾自好言謝丞相，已丞相聞之，乃大怒，會丞相娶燕王女爲夫人，有太后詔，列侯宗

室，皆往賀燕飲，而灌夫醉罵坐，因發怒，劾不敬，繫居室，而按其冢，暴橫，潁川狀，遂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魏其侯大愧，使賓客請丞相，終莫能得，將斃身爲救。夫人諫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寧可救耶？」魏其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帝然之，賜食，曰：「請東朝廷辯之。」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獨以醉飽得過丞相，丞相以他事誣罪之，而丞相亦盛毀灌夫所爲，逆不道，魏其度不可柰何，因言好，獨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腹講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睥睨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爲，於是帝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兩是之，主爵都尉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是魏其，後不敢堅，餘皆莫敢對，帝怒，內史曰：「若平生數數言武安魏其長短，今廷對，乃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王太后，王太后大恚不食，曰：「今我在，人皆轆籍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爲石人耶？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

取帝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辨之。不然。一獄吏所決耳。武安已罷。出止車。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爲首鼠兩端。韓良久曰。君何不自愛。夫魏其毀君。君免冠解印綬謝曰。臣以肺腑侍大位。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慚。杜門辭。舌自殺。今人毀君。君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帝使御史簿責魏其。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嘗受遺詔曰。事不便。以便宜論。魏其引以救夫。於是按尚書大行無遺詔。詔獨藏。魏其家家丞封。爲矯先帝詔。罪棄市。於是與灌夫俱伏法。其春。武安病身痛。若有擊之者。使巫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呼謝伏罪。以竟死。

孝景薄皇后。薄太后家女也。帝爲太子時。薄太后取以爲太子妃。帝立爲皇后。無子無寵。而帝所幸姬曰栗姬。曰王夫人。王夫人。槐里人也。母臧兒。故燕王臧荼孫。嫁爲王仲妻。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田氏。生盼。

勝。而王氏女嫁爲金王孫婦。生女矣。臧兒卜筮之。當貴。欲奪之。金氏予貴人。金氏不肯。則內之。太子宫。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娠。夢日入其懷。未生而文帝崩。太子卽位。王夫人生男時。栗姬子榮長。得立爲太子矣。長公主嫖有女。請栗姬。願欲爲太子妃。栗姬妬。諸美人皆因長主見。怒不許。長主怒。欲予王夫人男。王夫人喜許之。長主於是日讒栗姬短。而譽王夫人男。王夫人亦以曩所夢日符。自贊之。會薄后以祝詛廢。帝有疾。屬諸姬子。栗姬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色怒。語不遜。帝心嫌之。未發也。而長主趣大行。請立栗姬爲皇后。帝發怒。誅大

行廢太子榮。栗姬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爲皇后。母爲皇太子。后兄信封蓋侯。帝崩。太子立。是爲武帝。尊皇后爲皇太后。后母臧兒爲平原君。封蚡武安侯。勝周陽侯。皇太后崩。合葬陽陵。蓋侯信好酒。侯勝貪。蚡巧於文辭。得以肺脯爲相。非以禮痛屈之。不肅。益倨高。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必揖入。奏事移日。所言皆聽。權移主上。帝頗不平之。曰。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掌請考工地益宅。帝曰。君何不遂取武庫。蚡乃稍自屈。淮南王安來朝。蚡迎王。霸土。私於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賢。親高祖孫。卽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蚡金帛財物。無何。蚡死。帝自魏其死。心不直武安。及淮南反。帝聞灞上語。曰。使武安在者。族矣。方王太后微時。所爲金王孫生女。在民間。諱之。帝立。韓嫣白帝。帝自駕往迎之。家在長陵小市。使左右求之。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出拜。帝下車立。曰。大姊何臧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太后垂滄。女

悲泣。帝奉酒前爲壽。賜戲千萬。奴婢三百人。出百頃。甲第一區。因賜湯沐邑。號修成君。

孝武陳皇后。長主嫖女也。曾祖父爲堂邑侯。嬰。父午。嗣侯。帝生數歲時。長生抱女嬌入宮。問兒欲得婦否。曰。欲之。問予嬌得否。笑曰。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以得婚。帝之爲太子也。主有力焉。以故后貴驕。立數歲無子。帝姊平陽公主。求諸良家子十餘人。飾置家。以待幸。帝被霸上還。過平陽王。見所侍美人弗說也。旣飲。謳者進。見衛子夫。說之。起更衣。幸焉。還坐驪。甚賜平陽王金千斤。主進子夫入宮。上車。拊其背曰。行矣。彊飯。卽貴。毋相忘。歲餘不得幸。詔擇宮人不中者罷歸。衛子夫得見。止請出。

帝憐之。復幸。遂有身。乃大寵。爲夫人。陳皇后恚。幾死。以怨望。廢處長門宮。而衛夫人生三女一男。男爲戾太子。夫人爲皇后。后生微也。母曰衛媼。與主家吏鄭季通。生兄衛長君。弟青。皆冒衛姓。青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民母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壯。爲侯家騎。從人甘泉居室。一媼徒相之曰。貴人也。屬當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足矣。安所得侯乎。方后始幸時。長主移怒青。捕欲死之。青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篡之。得不死。帝聞。召侍中。毋及昆弟。數日間。賞賜累千金。后爲夫人。青爲太中大夫。以車騎將軍出擊胡。有功。封關內侯。夫人爲皇后。青以大將軍出擊胡。數有功。遂開朔方郡。封長平侯。列較從者九將軍。皆得侯。青姊少兒。亦於平陽侯家。與給事史霍中孺通。生去病。以皇后姊子。得侍中。以驃騎將軍。從大將軍數擊胡。功多。封冠軍侯。冠軍侯日。益親幸。又數將絕塞擊匈奴。功乃在大將軍右。數益封。大將軍不復益封。乃益置大司馬位。青去病並爲大司馬。於是平陽侯壽。以惡疾就國矣。平陽主問左右。長安中。列侯最尊寵者誰。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吾家騎從奴耳。何渠侯乎。而他列侯貴幸。無如大將軍。竟因皇后白帝。請歸大將軍。竟歸大將軍。去病少不知所自出。既

莊大乃自知父爲霍中孺也。未及問。會以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守矧迎。負弩矢先驅。至平陽。傳舍。則遣吏迎中孺。中孺駭。莫測也。趨入拜謁。驃騎迎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以失親。中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天也。去病爲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將中孺家所生子光。與俱西。任爲郎侍中。則博陸侯也。青爲人仁善。退讓。別將蘇達。下軍歸。或謂大將軍可斬以明威。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職雖當斬。將然以臣之尊寵。而不敢擅誅於竟外。於以見爲人臣之節。不亦可乎。遂囚建。詰行在。詔贖爲庶人。或譏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賢士大夫無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細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

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合視之。對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帝益愛重之。然青起微細。爲將。愛士卒。詔封三子侯。固謝讓曰。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較力戰功。伉等三人在。祿祿未有勞也。天子曰。我非忘諸較功也。今固且圖之。而將較俱以次封。去病少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齎數十。當是時。乘。旣還。重車餘梁肉。而士有饑者。其異操如此。當是時。衛氏支屬子爲侯者五人。大將軍青首封。驃騎將軍。去病封。二年而薨。天子痛悼。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像。祁連山。并武與廣地。定諡曰景桓侯。其後大將軍子宜春侯伉。伉第二人不疑。登皆坐法失侯。後二年。嗣冠軍侯嬗卒。無子。國除。後四年。大將軍薨。子伉嗣。以更尚主故。無何廢。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而皇



后立三十八年。遭巫蠱事。自殺。中黃門輿置公車。令空舍盛以小棺。瘞城南。衛太子。太子妃。史良娣。史皇孫。皇孫妃。王夫人。皆遇害。衛氏悉滅。惟博陸侯光。以侍中親幸。受遺輔政。昭帝崩。昌邑王賀廢。竟擁立曾皇孫。爲武帝後。是爲孝宣帝。本終承統有天下者。衛皇后曾孫也。宣帝立。改葬衛后。追諡曰思后。追尊母王夫人曰悼后。祖母史良娣曰戾后。皆改葬起園邑。自博陸侯。以遺詔封。秉政。前後二十年。病篤。上書。願分國邑三千戶。封兄孫山。奉兄驃騎將軍去病祀。薨。賜梓宮。便房。黃腸題湊。東園溫明。皆如乘輿制度。諡宣。成侯。旣薨。封山樂平侯。

光兄孫雲冠陽侯。禹嗣博陸侯。無何。竝以謀逆誅。霍氏又悉滅。霍以衛起。衛以思后起。然皆滅亡禍福倚伏。壹何可得知哉。豈非天哉。始宣帝以皇曾孫繫獄。積五歲。乃赦出獄。無所歸。使者丙吉載以付良娣兄史恭。恭母貞君見外孫孤。甚哀之。自養視。及爲帝。而貞君及恭已死。以舊恩。封恭子高樂陵侯。曾將陵侯。玄平臺侯。高子丹。以功德。封武陽侯。後求得王夫人母。封博平君。舅無故平昌侯。武樂昌侯。而武子商至丞相。宣帝即位。數遣使者求外家。久遠。多似而非。是地節三年。有王姬乘黃牛車。自詣言家。本涿郡蠡吾平鄉人。年十四。嫁爲同鄉王更得妻。更得死。嫁爲廣望妻。乃始妻。產子無故。武女翁湏翁須。年八九歲時。寄廣望節侯子劉仲卿家。仲卿謂乃始曰。予我

翁須我自養長之。乃始許諾。具縑布單衣送致之。仲卿  
教翁須歌舞。往來歸。取冬夏衣。居四五歲。翁須來言。耶  
鄆賈求歌舞者。仲卿欲以我與之。媪即與翁須逃之。平  
鄉。仲卿載乃始求得之。媪曰。兒居君家。非受一錢也。奈  
何欲予他人。仲卿詐曰。無是。將翁須去。後數日。翁須乘  
車過門。呼曰。我果見行。媪與乃始相對泣。曰。我爲汝自  
言。翁須曰。毋置之命也。何家不可居。父母隨逐至中山  
盧奴。決絕去。而太子舍人侯明從長安來求歌舞者。從  
耶鄆賈請翁須。因入太子宫。翁須得幸。生黃孫。則悼后  
也。帝令中大夫丞相御史雜問。奏王媪悼后母。明白召  
見賜爵。

孝昭帝母趙婕妤。河間人。武帝行巡過河間。望氣者言  
此中有奇女。帝使使召女。兩手皆拳。帝披之立伸。以得  
幸。號拳夫人。居鉤弋宮爲婕妤。任身既十四月。子乃生。  
帝喜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子亦然。命所生門

曰堯母門。會衛太子敗。燕廣陵王多失德。齊昌邑王蚤  
薨。鉤弋子生六歲而壯。大多知。帝愛之。欲立焉。婕妤從  
幸甘泉。有小過。見譴。脫簪珥。叩頭謝。帝曰。引去。送掖庭  
獄。婕妤行。且泣。且還顧。帝曰。趣行。而不得活。卒賜死。頃  
之。帝問左右。外人言婕妤死者。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  
其子。柰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此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  
國家所以亂。繇主穉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恣淫亂。莫  
禁。若獨不聞呂太后事乎。故忍而去之。明年。竟立鉤弋  
子爲嗣。而崩。昭帝立。追尊婕妤爲皇太后。墓爲雲陵。追  
封外祖趙父爲順成侯。后昆弟以親疏受賞。無在位者。

孝昭上官皇后隴西上邽人。祖桀以斬反者功封安陽侯。父安娶大將軍光女結婚相親。皇后立封桑樂侯。已以謀逆族。后少不與謀。亦光外孫。得不廢。光欲皇后有子。帝體時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後宮莫敢進。病益進。皇后立十歲。年甫十四五。五年無子而帝崩。徵昌邑王賀爲帝。尊后爲皇太后。昌邑王昏亂。大將軍光白太后。陳王不可承宗廟狀。太后駕幸未央宮。盛服坐武帳。陳衛引昌邑王伏聽詔。光上所與丞相群臣連名奏。尚書令讀奏至。王與昭帝宮人蒙等亂。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耶。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讀竟。請告祠高廟。廢王徙房陵。太后曰可。聽得歸昌邑。宣帝立。爲太皇太后。崩合葬平陵。始太后母敬夫人前死。置園邑守冢如法。後父祖劉誅家盡滅。所瘞處獨后使其私人自爲守。甫童年而孀。直國六故。乃能與大將軍廢昏立明。成宗廟之安。豈非天哉。非天孰能明且勇。斷大事中。倫會如此哉。

孝宣許皇后昌邑人。父廣漢爲昌邑王。郎誤取它郎。鞏被馬吏劾。從行而盜。當死。詔募下蠶室。後爲宦者丞。上官桀反。廣漢往部索縛治。索不得。它吏往得之。坐論爲鬼薪。後爲暴室。齋夫。時皇曾孫養掖庭。與廣漢同寺居。

廣漢有女曰平君。卜相當大貴。掖庭令張賀聞之。置酒  
爲會。皇孫請遂女。會皇孫居一歲而生子。子生數月而  
宣帝卽位。公卿請立皇后。皆心儀大將軍女。未有言。帝  
詔求微時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女爲皇后。明年。皇后當  
娠。病。大將軍夫人顯欲貴其小女。賂女醫淳于衍。飲皇  
后藥毒之。后飲藥。少頃曰。我頭岑岑重。藥中得無有毒  
乎。對曰。無有。加煩懣。遂崩。諡恭哀皇后。而大將軍女立  
爲后。初。恭哀起微賤。登至尊之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  
五日一朝長樂宮。以婦道奉案上食。親共養。惟謹。及霍  
后立。輦駕侍從甚盛。顯房燕。而太后親霍后姊子。顧竦

體敬禮之。立三歲。光薨。後一歲。許后男立爲太子。封虛  
父。廣漢平恩侯。顯怒。恚不食。曰。此民間時子。安得立即  
后有子。反爲王邪。教皇后令復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  
賜食。阿保輒先嘗。不得行。後弒許后事。頗泄。顯遂與諸  
壻昆弟謀反。發覺。皆誅滅。后廢處昭臺宮。後十二歲。徙  
雲林館。自殺。自博陸侯從驃騎入侍中。後二十五年。以  
忠謹受遺輔政。明年封秉政。前後二十年。疾病。從帝請  
封光孫山樂平侯。奉驃騎後。薨。子禹嗣侯。明年光孫雲  
封冠陽侯。霍氏四侯。後四年滅矣。自博陸侯封至是。凡  
十有八年。成帝時。爲光置守冢百家。元始二年。封霍后  
光從父昆弟會孫陽博陸侯。食千戶。

廢館陶王母華婕妤。淮陽憲王母張婕妤。楚孝王母衛婕妤。皆愛幸。帝憐太子蚤失母，幾為霍氏所害。於是選後宮素謹慎，無子無寵者王婕妤，立為后，令母養太子。封后父奉光，成侯。帝崩，元帝立，為皇太后。封太后兄舜、安平侯。成帝立，為太皇太后。復爵太皇太后弟駿、關內侯。崩，合葬杜陵。後元皇后亦王姓，故世號宣皇后。為元成太后，元始中，元皇后下詔曰：「孝宣皇后，朕之姑，深念奉質共修之義，恩結于心。邛成共侯，國廢祀絕，朕甚閔焉。其封共侯曾孫堅，固為邛成侯。」孝元王皇后，濟南東平人。祖賀，事武帝為繡衣御史。捕魏郡盜，他部御史暴勝之等，以畏懦逗遛，奏殺吏二千，石，誅千石以下。及盜所通行，飲食坐誅者，大部至萬餘人。惟賀多縱舍，以奉使不稱，免歸。自喜曰：「吾聞活千人，子孫當封。吾所活萬餘人，後世其有昌乎？」賀生禁，禁生四女，八男女。政君，即元后也。婉順得婦道，當許嫁，未行而許者死，入掖庭為家人，年十八矣。時元帝為太子，所幸姬死，以悲恚發病，諸嬖妾無進者。宣帝欲順適其意，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娛侍太子者五人。太子朝見，去聲之。令長御問所欲，太子殊無意。五人者，不得已於后。疆應曰：「中一人可。」時政君近太子，又獨衣絳綠，諸于長御以為是白皇后，送太子宮。一幸而有身，生元子於甲館。宣帝大喜愛之，摩其頂，字之曰太孫。宣帝崩，元帝

人惟賀多縱舍，以奉使不稱，免歸。自喜曰：「吾聞活千人，子孫當封。吾所活萬餘人，後世其有昌乎？」賀生禁，禁生四女，八男女。政君，即元后也。婉順得婦道，當許嫁，未行而許者死，入掖庭為家人，年十八矣。時元帝為太子，所幸姬死，以悲恚發病，諸嬖妾無進者。宣帝欲順適其意，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娛侍太子者五人。太子朝見，去聲之。令長御問所欲，太子殊無意。五人者，不得已於后。疆應曰：「中一人可。」時政君近太子，又獨衣絳綠，諸于長御以為是白皇后，送太子宮。一幸而有身，生元子於甲館。宣帝大喜愛之，摩其頂，字之曰太孫。宣帝崩，元帝

立太孫爲皇太子。母爲皇后。后父禁封陽平侯。而皇后

自有子。希復進。傳昭儀。河內温人甚寵。子定陶共王。多材藝。

甚愛之。欲代太子位。賴侍中史丹擁右而定。語具帝紀

中。當是時。皇太子自危。獨親倚王氏。帝崩。成帝立。尊皇

后爲皇太后。舅陽平侯鳳爲大將軍。大司馬領尚書。封

太后同母弟崇安成侯。明年。太后庶弟譚商立。根逢時

同日封。世謂之五侯。而太僕音以御史大夫列三公。時

侯爭爲奢侈。珍寶賂遺。四面至。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

上白數人。治第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

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社

正山。漸臺西。白虎奢僭如此。然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

侯。財施予。以相高。鳳輔政十一年。薨。薦音代封安陽侯。音屢諫

正。有忠節。薨。成都侯商。曲陽侯根。相繼爲大司馬輔政。

而王氏執國命。支屬侯者十人。前世未有也。大者具帝

紀中。

孝成許皇后者。平恩侯嘉女也。始元帝悼母恭哀。后居

位日淺。而遭霍氏之禍。選嘉女配帝。帝卽位。爲皇后。后

父嘉自元帝時。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九年矣。帝欲

尊任王氏。策嘉以特進侯。就朝位。歲餘薨。后聰慧善書

史。自爲妃。至卽位。常專寵。後宮希得進。皇太后及帝諸

舅。以帝未有嗣。內憂之。會數有災異。匡衡劉向谷永等

皆著其咎於後宮。有詔減椒房掖庭用度。后疏曰。妾幼

愚不明義理。幸備後宮數。逆法踰制。當伏放流之誅。大  
長秋受詔。椒房儀法。服御輿駕。諸官署造作。遺賜外家。  
皆如竟寧以前故事。伏自念入椒房。來賜遺外家。未嘗  
踰故事。每取上決。可覆也。今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  
漢制而已。纖微之間。何必可同。若竟寧於黃龍前。豈盡  
相放哉。家吏不撓。壹受詔。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誠  
太迫急。唯陛下裁察。帝於是采向永之言。以報曰。皇帝  
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衆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  
之象。人君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  
上。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爲

衆莫若日。蝕大自漢興。日蝕亦爲呂霍之屬。見以今揆

之。豈有此效。與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之。又安獲齊

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裒懷誠秉忠。唯義是從。又惡有

上官博陸宣成之謀。若乃徒步豪桀。非有陳勝項梁之

群也。匈奴夷狄。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

賔服。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况

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宮當何以

塞之。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

宮。正月於尚書爲皇極。白者西方之氣。至春當廢。今王

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示后妾無能懷妊保全者。著繼

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爪，出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訛言傳相震驚，女童入殿，咸莫覺知。斯昭陰盛，盈溢違經，絕紀之應也。乃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板樹木。災及宗廟，足爲寒心。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旣無異。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寢婁深，豈可忽哉。因飭椒房掖庭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

其於皇后所以扶功德美爲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遭事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者，何可放焉。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皇后其刻心秉德，毋違先後之制，力誼勉行，稱順婦道。減省羣事，謙約爲右。其孝東宮，毋闕朔望，垂則列妾。使有法焉。久之，皇后寵益衰，而後宮多新愛，后姊平安剛侯夫人，謁等爲媚道，祝詛後宮有身者，王美人及鳳



百史山經  
等事覺。皇太后大怒。下吏問謁等。誅后廢處昭臺宮。當是時。陽阿王家歌舞女曰趙飛燕。召入宮。大幸矣。帝欲立爲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爲侍中。數往來懇請。太后報允。立封趙婕妤。父臨爲成陽侯。婕妤爲皇后。而以長前白罷昌陵功。封定陵侯。后旣立。寵少衰。而女弟召入。絕幸爲昭儀。姊弟專寵十餘年。皆無子。中宮史曹宮御幸有身。產子。下暴室獄。后予藥。令自殺。宮且死。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願上有壯髮。顛孝元皇帝。柰何。令長信得聞之。謂太后飲藥死。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而世竟絕矣。廢后姊嬪寡居。

與定陵侯長通。因爲之小妻。長給之曰。我能白東朝。復廢后爲左皇后。廢后因嬪賂遺長數通書。記相報謝。長書諄諷。新都侯莽白發之。長棄市。使廷尉持節賜廢后藥。自殺。當是時。元帝傳昭儀隨定陶共王之國。稱定陶太后矣。其王卒。子欣嗣。王太后從王入朝。厚賂遺趙皇后。昭儀及帝舅大司馬根。求爲嗣。三人見帝無子。欲自結爲久長。更稱譽定陶王。帝亦自賢之。得立爲太子。明年。帝無疾崩。趙昭儀自殺。見帝紀。哀帝立。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而傳太后稱帝太后。尊定陶共王爲共皇帝。母丁姬稱恭皇后。傳太后欲重親。立從弟曼女爲皇后。

於是王氏抑退而丁傳暴起事具帝紀中

傳氏侯者六人丁氏侯者

二其後傳太后更號帝太后丁后號帝太后成帝趙

皇后為皇太后與太皇太后並四太后矣時傳太后驕

甚與太皇太后語嫗呼之故與中山馮太后卻起大獄

陷令自殺天下憤怨崩合葬渭陵丁太后崩葬恭皇園

陵已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臨朝以弟子新都侯莽為

大司馬立中山王子為帝年九歲是為平帝而大權盡

歸莽矣於是莽白太后詔有司前孝成皇后趙氏與昭

儀姊弟專寵錮寢執賊亂之謀殘滅繼嗣以危宗廟諄

天犯祖廢為庶人徙其園自殺復詔言定陶共王太后

背恩忘本專恣不軌與至尊同稱沒乃至配食先帝左

坐逆無道貶號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丁姬廢傳皇后

為庶人徙其園自殺后父孔鄉侯晏徙合浦諸傳氏封

爵者皆免歸故郡已莽復言其王母及丁姬前不臣妾

所葬冢高與山陵齊懷皇太太后帝后太璽綬以葬不

應禮禮有改葬之文請發塚取印綬徙葬共王家次太

后以為已事止勿發莽固爭詔因故棺為致椁作冢以

太牢祠謁者護發發傳太后冢冢崩壓殺數百人開丁

姬椁火出炎四五丈云莽既秉政顓威權以平阿侯仁

素剛直紅陽侯立其諸父也憚之令大臣奏以罪遣就

素剛直紅陽侯立其諸父也憚之令大臣奏以罪遣就

國尋守迫令自殺。而莽曲意承太后。日誑耀之。言輔政致太平。太后惑信之。奏曰無不從。稱安漢公。立女爲皇后。及莽弑平帝。立孺子嬰。公卿請莽居攝踐阼。太后意不可。然力不能禁。宗室劉崇。東郡太守。翟義舉兵欲誅莽。太后聞之。曰人心不相遠。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其後莽遂以符命。即真使安陽侯舜諭指。請漢傳國璽。太后乃大驚罵曰。爾屬父子宗族蒙漢恩。富貴累世無以報。受人孤寄。乃乘便利。奮篡奪其國。人如此。猶狗不食其餘。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宜自更作璽。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乎。而求之。

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因涕泣悲哀。左右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叩首謂太后曰。臣等已無可言。莽必欲得璽。太后寧能終不與耶。太后爲所脅。內度之信。乃出傳國璽投之地。曰我老且死。知而兄弟族滅矣。初莽詔太后。議尊孝元帝爲高宗。立廟。太后諫。及更號太后爲新室文母。不欲令得體。元帝乃墮壞孝元廟。更爲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毀爲文母饌食堂。旣成名長壽宮。請太后往觀。太后至。見廟廢墮。驚泣曰。宗廟有神。與何治而壞之。使鬼神無知。何用廟。如今有知我人之如妾。豈宜辱帝堂陳。

饋食哉。私謂左右曰。媢神多矣。其能久乎。飲酒不樂而罷。莽知太后怨恨。所以媚太后者。無不至。然愈不說。莽改漢家黑貂著黃貂。又改漢正朔伏臘。太后令官屬皆黑貂。漢正朔伏臘日。獨與其左右如漢常儀。崩合葬渭陵。莽女孝平皇后。婉嫕有節操。年未二十。帝崩。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欲更嫁之。更號爲黃皇室主。欲絕之於漢。令孫建世子盛飾將醫人問疾。后大怒。稱病發。不肯起。及漢兵入長安。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復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初。紅陽侯立。放就國。與南陽諸劉結恩。漢兵入長安。誅止莽親屬。而王氏存。世祖徇河北。立子丹守中山。降爲將軍。戰死。封子泓武桓侯。

中山馮太后。右將軍奉世女也。事孝元帝。爲婕妤。與傅昭儀並寵。嘗從幸虎圈。鬪獸。熊逸出圈。攀殿檻欲上。傅昭儀驚走。婕妤直前當熊立。左右格殺熊。帝問人情。驚懼。若何故前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突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帝嗟嘆。倍敬重焉。而傅太后太慙。深心嫉之。元帝崩。子中山孝王就封。爲太后。隨之國。王薨。孫箕子立。有青病。謁者張繇將醫治。因誣太后禱祠。祝詛。帝及傅太后遣御史案驗。無所得。更遣中謁者史立。在治之。立受傅太后旨。治馮太后女弟弟婦。死者數

十人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日方能上殿時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退謂左右曰此前世事中秘語吏何用知之欲陷我效也乃飲藥自殺立誣奏上司隸孫寶疑之請覆治傅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隸乃主司察我耶馮氏反事明白罪固當乃欲翻異擿揚我惡耶我當坐帝不得已下寶獄尋免官

奉世上黨潞人韓上黨守馮亭後也漢興馮唐顯名奉世學春秋涉

大義矯制擊莎車有功事具戎狄志子野王補標陽夏陽令以治行高入為左馮翊遷大鴻臚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野王而尚書選第中二千石野王行能第一時石顯專國上問顯顯意沮之曰信九卿誠無出野王上者然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為陛下度越眾賢私後宮親為三公也帝曰善吾不見是廢不用下詔曰剛彊堅固確然下欲大鴻臚野王是也成帝時為王鳳嫉忌免官歸杜陵弟立以父任為郎屢遷五原太守徙西河

上郡居職廉公治行畧與野王相似吏民嘉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後遷東海太原歷五郡所居有迹年老卒官宜陽侯參為人矜嚴有威儀以嚴見憚丞相方進說之曰五侯重宜少絀下之以自完參終不改其操及是被收嘆曰不敢自惜傷無以見先人地下耳遂自殺

班婕妤平陵人左曹越騎况女也初孝成許皇后與婕妤皆有寵帝遊後庭欲與婕妤同輦載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班婕妤好矣婕妤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後趙婕妤姊弟寵傾後宮諧婕妤祝

詛考問之。倜好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  
未蒙福。爲和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  
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帝善其對。赦之。倜好恐久  
見危。乃求其養長信宮。帝許焉。倜好退處東宮。作賦以  
自傷。其辭曰。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靈。登薄軀  
於官闕兮。充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  
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翁赫兮。奉隆寵於增成。既過幸於  
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索息兮。申佩離以自  
思。陳女圖以鏡監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  
哀襄閻之爲郵。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嬖之母周。雖愚  
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歷羊歲而悼懼兮。閔蕃華  
之不滋。痛陽祿與柘館兮。仍禳禱而離災。豈妾人之殃  
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晝莫而昧  
幽。猶被獲載之厚德兮。不廢拍於罪璣。奉其養于東宮  
兮。託長信之未流。其酒掃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爲期。懸  
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重日潛玄宮兮。幽以清。

應門閉兮禁闔扃。華殿塵兮王階落。中庭萋兮綠草生。  
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泠泠。感帷裳兮發紅羅。  
紛綵絲兮紉素聲。神眇眇兮密覩處。君不御兮誰爲榮。  
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流。顧  
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  
若浮。已獨享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勉虞精兮極樂。與  
福祿兮無期。綠衣兮自華。自古兮有之。成帝崩。倜好充奉園陵。薨。葬園中。

論曰。自漢興迄於孝平。后妃保位全家者。惟文景武太  
后。及孝宣王皇后四人而已。呂霍上官。幾至危國。王莽  
之興。繇元后。歷四世爲天下母。在位六十餘載。卒成新  
都。蓋漢世之內教缺如。而終始廢興之際。何暴疾甚也。  
亦糾纏叵測矣。其次之。俾在執者。得曉然於力與命之  
辨云。

西漢諸侯王列傳

漢初定天下。海內未輯。而高祖念嗣子弱。昆弟少。欲分王同姓。填天下。既得楚。分其地爲二國。以從父兄。賈有功。封荆王。同父少弟交賢。封楚王。後封次兄仲爲代王。居無何。淮南王布反。東擊荆。賈與戰不勝。走死。國除。匈奴攻代。仲不能堅守。走自歸。廢。而仲子濞。以從擊黥布。功。封吳王。蓋是時。楚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吳王三郡五十三城。而庶子肥王齊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所謂封三庶孽。分天下半者也。高祖從祖昆弟曰澤。以擊陳豨功。封營陵侯。而太后女弟呂嬃女爲營

陵侯妻。太后王諸呂。營陵侯澤有所善齊田生。游乏資。資之二百金。生持去之長安。說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曰。諸呂王大臣未大服也。營陵侯澤於諸劉最長。又於太后親。今爲大將軍。誠裂十餘縣王之。大臣盡厭諸呂。王益固矣。太后喜。澤得封琅邪王。惠帝時。高皇帝諸姬子肥封齊王。恒代王如意。趙王恢。梁王友。淮陽王建。燕王。已太后殺趙王如意。淮陽王友。徙王趙。友故以諸呂女爲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妬。怒。去讒之。太后曰。王居恒言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必擊之。太后怒。召趙王。王朝。置趙邸。不見。令衛士圍守之。弗與食。其群臣或潛

饋之食。輒捕論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疆予我妃。我妃既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決中野兮。蒼天舉直于嗟。不可悔兮。寧蚤自裁。爲王而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王既死。以民禮葬。長安民冢次。而徙梁王恢爲趙王。呂王產爲梁王。梁王不之國。爲帝太傅。居中用事。立皇子太爲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王恢旣徙趙。太后以呂產女爲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國權。且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心怏怏不樂。王所有愛姬嬖。王后使人酖殺之。王乃爲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啼不自勝。旋自殺。太后聞之。以爲恢用婦人。棄宗廟。廢勿嗣。宣平侯張敖卒。子偃封魯王。敖賜諡爲魯元王。燕靈王建。亦妻諸呂女。無子。薨。有美人子。太后殺之。國除。而悼惠王入朝。驟見鴉。則大恐。憂不得脫。長安內史士曰。太后獨有帝。與魯元公主。爾今王有齊七十餘城。而公主迺僅食數城。故內忮。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爲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無患矣。於是獻城陽郡。乃得歸。太后欲徙代王復。王趙王謝。願爲國守邊。以得全。悼惠王薨。子襄正。次子章。以妻呂祿女。封朱虛侯。與弟東牟侯興居。入宿衛。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



職常憤惋。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以兒子畜之。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高后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意。章曰。深耕概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左右大驚。太后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因罷酒。自是諸呂憚章。雖大臣皆依朱虛侯爲彊。高后崩。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呂王產爲相國。聚兵以威大臣。欲爲亂。章自發其謀。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西。齊王與其舅駟鈞。卽中令祝午。中尉魏勃。謀發兵。相召平不可。自殺。王使祝午。緝琅邪王曰。呂氏爲亂。齊王欲發兵西誅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願舉國而聽大王。大王自高帝時將也。習戰事。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將齊兵。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以爲然。乃馳見齊王。以見留。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士卒。并將之。澤瀨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悼惠王。高皇帝長子。推本言之。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爲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留臣無爲也。不如使我西入關計事。

齊王以為然。乃公具車送琅邪王西。及丞相平。太尉勃。諸大臣既誅諸呂。琅邪王等首定迎代王為天子。天子詔以高后所割齊楚城邑奉諸呂者。皆復歸齊楚國。而徙琅邪王澤為燕王。封趙幽王子遂為趙王。朱虛東牟以誅諸呂功。具益封。是歲齊王薨。二年。有司請立皇子為王。帝悼趙幽王幽死。復立其次子辟疆為河間王。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章城陽王。東牟侯興居濟北王。乃立皇子武為代王。參太原王。楫梁王。方誅諸呂時。朱虛侯章為尤功。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而東牟侯與太僕滕公入清宮。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頗欲立齊王。絀其

封興居意。少望。及是封歲餘。匈奴大入邊。漢多發兵。丞相灌嬰將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興居以為天子自擊胡。中國虛。遂發兵反。帝還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之。虜興居自殺。國除。淮南厲王長者。高帝少子也。高帝從東垣過趙。趙王獻美人。幸有身。趙王不敢內之宮。築外宮舍焉。及貫高等反。盡捕治王母兄弟妃。美人亦在繫。謂吏曰。日得幸。上有子。吏以聞。帝方怒趙弗理也。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不肯白。美人既免身。恚。即自殺。吏奉其子詣高帝。帝悔。令呂后母之。而葬美人。真定。真定。美人母家縣也。已其子得封為淮南王。王早失

母附呂后。幸無患。然心常怨辟陽侯。孝文即位。自以爲最親。驕不奉法。帝寬之。三年入朝。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卽自襲金椎。椎殺之。馳詣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不爭。罪一。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呂后王諸呂。欲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臣謹爲天下誅賊。報母讐。請伏罪。文帝傷其志爲親。原不治。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法令立斷。數上書不遜。文帝重自切責之。帝舊薄昭。將軍尊重。令昭予王書。諫數之。終不改。與棘蒲侯竒謀反事覺。詔徵至長安。丞相御史宗正

廷尉頌奏長

當棄市。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

王。赦長罪。廢

王。羣臣請處蜀郡巖道。邛都遣其妻子

女從居。縣爲

築蓋家室。皆廩食。日三食。給薪菜鹽鼓炊

食。罷席。制曰。

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

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於是載長以緇車。縣以次傳

長。恚道不食。至雍死。帝哭甚悲。以列侯禮葬于雍。置守

冢。封其子四人爲侯。已復封安淮南王。渤海山王。賜廬

江王。已齊文王薨無子。帝又憐悼惠王適嗣乏絕。分齊

爲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列侯在者六人。將閭爲齊王。志

濟北王。賢菑川王。雄渠膠東王。邛膠西王。辟光濟南王。

蓋天子推恩同姓子至於此。景三年吳王濞首難。結楚膠西。趙淄川。膠東。濟南。合兵反。變劇大。賴條侯而定。語其帝紀中。濞走死。戊自殺。文所封齊王子賢。雄。渠。卬。辟光皆受誅。而吳楚反。諸侯皆應。齊王將閭後。狐疑城守。濟北王志以卽中令。劫守之。不得發。淮南王安亦爲相所守。以得完。廬江不應吳而邊越。數使使通越。及吳楚破平。齊濟北初結約事。頗聞齊王將閭自殺。濟北王欲自裁。齊人公孫攬止之。走梁謁孝王。說之使居閭。於是天子曰。齊王爲膠川。濟南。菑川所圍困。以迫劫。有謀非罪也。濟北國弱小。適墜言。亦非罪。於是賜將閭諡曰孝。

王立子壽爲齊王。志勿廢。徙菑川。當是時。唯衡山王勃堅守無二心。天子召入朝。勞苦之。曰。南方地卑濕。徙王濟北。以示褒。而廬江王賜以通越。故徙衡山。初議紹吳楚封竇太后以吳王首亂。不可。獨楚元王賢立王子禮爲楚王。奉元王嗣。梁孝王武與景帝同出。竇太后七國時。吳楚先擊梁。梁爲天子距吳楚。吳楚以梁爲限。不得西。當是時。最親有功。又大國。居天下膏腴地。竇太后以王少子。絕愛之。以故驕。幾得過事。具封建志中。武帝時。復成淮南。衡山之誅。淮南王安好書。好神仙黃白之術。不喜弋獵狗馬。亦欲陰行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武帝以

安屬爲諸父。尊重之。其群臣賓客多。江淮間輕薄。以厲  
王遷死事激安。會安以雍闕求奮擊匈奴者削地。安自  
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吾甚耻之。爲反謀。王有孽子。不  
害最長。王不愛。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不害子。建材  
高有氣。望太子遷。壹不省其父。上變告。廷尉以建辭連  
遷。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  
謀。召相二千石。欲殺之。而發兵相至。內史以出爲解。中  
尉曰。臣受詔。令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  
來。無益也。卽罷相出遷。乃念群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  
足與舉事者。願會逮。於是伍被自請吏首實。言淮南王

數以舉兵謀問被。被常諫以吳楚七國爲效。王引陳勝  
吳廣事爲問。被復言形勢不同。必敗亡。及建告。見治王  
恐國陰事世。必欲發。復問被。被爲謀。陽爲失火。宮中相  
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謀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南  
方來。呼言曰。南越兵入。欲因以發難。下公卿治。安自殺。  
太子諸所與謀皆收族。而國除。蓋是時。帝剛明果殺戮。  
而辟陽侯孫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陰  
求淮南事。搆之。弘弘刻深窮。探其獄。而獄成。帝以伍被  
所上變多。雅辭推引漢美。又自首欲免之。廷尉湯以爲  
被首謀。知且泄。乃告不可赦。乃竟誅。衡山王賜安弟也。

從廬江徙封。與淮南王禮節相責望。聞淮南爲畔逆。具  
畏淮南王并其國。亦結賓客應之。朝六年。過淮南。淮南  
王乃與徐前隙。結約反。淮南誅。有司言衡山王賜當從  
坐。武帝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坐。而王后乘舒死。  
后徐來惡。太子爽。爽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客姦。太子數  
讓之。后卽善遇。無采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繫管太子。  
使人上書請廢爽。立少子孝爲太子。而有司捕與淮南  
王謀反者。得陳喜於孝家。孝知喜數與王計反。聞律先  
自告除罪。卽自告反。廷尉治驗。王自殺。孝以自告除罪。  
而坐與王御婢姦。后徐來坐蠱。前后及太子爽坐不孝。  
皆棄市。諸與王謀反者皆坐誅。元狩八年夏。廟立子闕  
爲齊王。旦燕王。胥廣陵王。同日封。賜策。各以其國俗申  
戒。戒保國又民。旦爲人辯略。通經書雜說。好星歷技數。  
亦好倡優射獵之事。招致游士。及衛太子敗。齊懷王反。  
薨。旦自以次當立。上書求入宿衛。帝怒。下其使獄。後坐  
藏匿亡命。削食邑。帝惡之。立少子爲太子。帝崩。太子立。  
是爲孝昭帝。賜諸侯王璽書。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  
小。疑有變。遣幸臣壽西之。長安問立者誰。子年幾歲。歸  
以報。旦艷然曰。上棄羣臣無語言。可怪也。前高后時。僞  
立子弘爲皇帝。諸侯交手事之。八年。吕后崩。大臣誅諸

呂。迎立文帝。天下乃知非孝惠子也。我親武帝長子。不得立。立者疑非劉氏。即與宗室齊孝王孫澤謀。爲流言。言少帝非武帝子。而遣澤歸臨淄。發兵。旦招郡國流人。作兵器。講士馬。須期日。即中韓義等數諫。旦殺之。青州刺史雋不疑。收捕澤。以聞。詔遣大鴻臚丞治。連燕王。詔勿治。而澤等皆伏誅。久之。鄂邑蓋長公主。左將軍旦。上官桀。桀子安。害大將軍光權。欲爲變。旦與通賂遺。相平曰。大王前與劉澤謀。未成而敗者。以澤素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爲人輕。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不成。即旣成。恐且反。大王也不無可憂。旦日前日一男子詣

闕。自謂故太子。長安民越鄉之。謹不可止。我帝親長子。

天下所信。當何憂。不聽。而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

將軍王莽。

莽天水人

今右將軍物故。丞相病。誅大將軍。事必

成。徵不久矣。旦令群臣皆裝。無何。國井水泉竭。宮竈壞。

烏鵲鬪死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天火燒城門。大風壞宮

城樓。流星下墮。王驚病。而蓋主桀安等皆伏誅。旦知不

免。憂懣。置酒萬載宮。會賓客。群臣妃妾坐飲。王歌曰。歸

空城兮。狗不吠。鷄不鳴。橫街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

人。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寘渠骨籍籍兮。亡居母

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坐者

皆泣。赦令下。王讀之。泣曰。嗟乎。獨赦吏民。我不赦矣。欲自殺。后姬夫人共啼泣止王。及得賜。王璽書讀。卽以綬。弟也好倡樂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羆。動作無法。以不得爲漢嗣。見昭帝少無子。有覬欲心。而楚地好巫鬼。胥迎女巫。使下神。女巫言。孝武帝下我言。必胥爲天子。胥多賜女巫錢。使禱巫山。祝詛帝。會帝崩。昌邑王徵踐位。復使祝詛之。又會王廢胥。愈益信。宣帝卽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祝詛如前。事覺。有司按驗。胥恐。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絕口。已情得。天子遣廷尉太鴻。

臚卽訊胥。置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夜飲。使所幸八子鼓瑟歌舞。王自歌曰。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奉天期兮不得須臾。千里馬兮駐待路。蒿里召兮郭門閉。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歌已泣。左右皆泣。奏酒至。鷄鳴。以綬自殺。死。嗚呼。於永監痛深矣。昌邑王賀立。尋廢。定陶中山俱入後。爲國大故。而淮陽東平梁事。天子處之。具有誼有恩。具帝紀封建志中。漢承秦滅學。而楚元王父少好學。事浮丘伯。受詩。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及就封。召以爲中大夫。而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浮丘伯所。其所次詩傳曰。元王詩。而經始萌芽。武帝時。河



間獻王德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有舊書多奉奏。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通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從之遊。時會朝獻雅樂。對三雍官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皆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而指明。爲諸儒宗。當是時宗室子辟疆亦好詩書。能屬文。隨二千石論議。冠宗室。清靜少欲。

不肯仕任官。大將軍光擇宗室可用者。表辟疆子德。待詔丞相府。或言父見在先帝所寵。拜辟疆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年八十矣。德少修黃老術。常持老子知足之戒。爲宗正。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謝不取。蓋長公主孫譚。遮德求自直。德數責主起居無狀。問之。侍御史以長生深啣德。而光望不受女。因劾德毀謗。免。光聞而恨之。歲餘復宗正地。節中以親親行謹厚。封陽城侯。德寬厚好施。行京兆尹事。多平反。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賓客。曰。富民之怨也。有子曰更生。年十二。以父任爲郎。旣冠。以行脩擢諫大夫。以通達能屬文。進侍中。坐

事失官。會立穀梁春秋。帝竒更生材。徵受業。講五經石渠學。遂深。元帝卽位。太傅望之。少傅堪。薦更生忠明。經有行。擢宗正給事中。爲貴戚。許史中人。恭顯所譖。愬。因災異。本春秋言和乖祥異之故。上之後。望之猛。以讒死。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八篇。依興古事。悼已及同類也。成帝卽位。得復用。更名向。字子政爲光祿大夫。時大將軍鳳。以元舅秉國。而王氏列侯皆汰溢。數有大異。向領較中五經秘書。乃集上世以來。訖秦漢災祥之記。號洪範五行傳。著天人之應。上之時。營昌陵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疏諫。又帝無繼嗣。政繇王氏。又上封事。

諫。元延中。星孛東井。岷山崩。壅江。向以爲亡徵。復上疏切諫。諸皆先漢所以亡。具帝紀中。時俗彌奢淫。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向以爲王教繇內及外。自近者始。採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妾亂亡。可恊戒者。爲列女傳八篇。及采傳記百家所載論說行事。關君道臣術。去其複重淺薄。不中義理者。科條其目。令以類相從。著新序說苑五十篇。奏之。帝雖不能用。然內嘉其言。常咨嗟嘆焉。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世俗。專精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著七畧。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統緒。著三統歷譜考。步

日月星辰之行。自以見信於帝。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言痛切發於至誠。帝數欲用為九卿。輒為王氏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史固以為聖人不作。其間必有名世者。向為庶幾焉。

漢同姓諸侯王。荆王賈立六年。為黥布所殺。

○燕敬王澤。初封琅瑯。徙封燕。薨。子康王嘉嗣。薨。子定國嗣。坐禽獸行。亂倫逾道。自殺。國除。

○吳王濞反。誅。

楚元王交。賢。薨。太子辟非先卒。文帝以宗正上。邳侯郢客嗣。是為夷王。薨。子戊嗣。反。自殺。景帝立宗正平。陸侯禮為楚王。奉元王後。是為文王。傳安王道。襄王注。節王純。至王延壽。宣帝時。坐附廣陵王胥為逆。自殺。國除。高皇帝子六王。齊悼惠王肥。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趙其王恢。燕靈王。建淮南厲王長。齊悼惠王最長。國最大。而王子封者凡九王。齊王

嗣齊王。以誅諸呂功。封章城陽王。興居濟北王。無何。哀王薨。文王則嗣。文王薨。無子。文帝傷悼惠王之嫡嗣。封王子見為侯者六人。皆為王。而濟北王興居最先反。先自殺。吳楚反時。齊孝王將閭畏連坐。即自殺。膠東王雄渠。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皆從反。見殺。天子立孝王太子壽嗣齊王。徙濟北王志為菑川王。而悼惠王子子所封國。獨齊城陽菑川存。齊懿王壽薨。子厲王次昌嗣。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王后。王不愛紀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翁主入王宮。正後宮。無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入事皇太后。皇太后有女曰修成君。修成君非劉氏子。太后前嫁金氏所生女也。憐之。修成君有女娥。太后欲嫁之。諸侯宦者甲請得使齊。必令王尚書請事。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宮。甲至齊。紀太后怒曰。王有后。後宮備具。甲齊貧人。又為齊宦者。入事漢。乃欲亂吾家。且王父偃何為者。乃欲女充後宮。怒不聽。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事有所害。恐如燕王。燕王定國者。與其姊昆弟姦。坐死。故以感太后。太后曰。母復言嫁女齊事。而翁主事寢淫聞於上矣。王

父偃方幸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鉅於長安，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今齊王於親屬益疏，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王有成謀，又聞今齊王與其姊亂，於是武帝拜偃為齊相，正其事。偃至齊，悉治王，王年少懼為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國除，偃始為布衣時，游燕趙，燕趙王不禮焉。及貴用事，首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為居中不敢發。及出為齊相，即使人上書告偃多受諸侯金，持未下。及齊王以自殺聞，帝大怒，以為偃劫其王，令自殺，徵下吏，偃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帝欲勿誅。公孫弘曰：齊王以憂死，無後，非誅偃，無以塞諸侯之望。偃坐誅。

○城陽景王章，以朱虛侯封，薨，傳其王喜，頃王延，敬王義，惠王武，荒王順，戴王恢，孝王景，哀王雲，凡八世，無子絕。成帝立雲，允偃為城陽王，王莽時絕。  
○菑川懿王志，既從濟北徙封，而齊國絕。武帝為悼惠王家園在齊，割臨菑東，環悼惠王家園邑，盡以予菑川，令奉祭祀。懿王薨，傳靖王建，頃王遺，思王終古，而終古坐禽獸行，削四縣，傳考王尚，孝王橫，懷王交，至王永，王莽時絕。

○三趙王及燕王建，既幽死，呂后除其國。孝文立幽王友子遂為趙王，從吳楚北，購匈奴反，自殺，國除。  
○淮南厲王長，謀逆死，文帝即淮南地三分之一，立安淮南王，勃，衡山王，賜廬江王，安，賜復為逆，誅，國除。惟衡山王勃以貞信從，王濟北，薨，子式，王胡嗣，薨，子寬嗣，坐諂人倫姦，又祝詛，自到死，國除。

○文皇帝子三王，梁孝王武，代，孝王參，梁孝王揖，孝王初封代，徙淮陽，已徙梁，薨，景帝以竇太后悼痛甚，立孝王子五人皆為王，買嗣梁王，明濟川王，彭離濟東王，定山陽王，不識濟陰王，梁共王，買薨，子平王，襄嗣，后任事，毋李太后不順，誅，坐削邑，明坐射殺其中尉，彭離坐昏暮與奴下命，少年數行剽，皆廢為庶人，定不識皆亡子，國皆絕於身，而梁平王薨，傳頃王，無傷，敬王定國，夷王遂荒，王嘉至王立，多罪，數見譙讓，削國邑，平帝時坐與帝外家衛氏通，自殺，國除。

○代孝王參，初封太原，王徙代，并得太原，而都晉陽，如故，薨，子共王，登嗣，薨，子義嗣，徙王清河，曰清河剛王，薨，子頃王，湯嗣，薨，子牟嗣，地節中坐淫亂廢，國除。  
○梁懷王揖，墮馬，薨，無子，國除。  
○景帝子十三王，河間獻王德，最賢，薨，傳子其王，不害。

剛王堪頃王授孝王慶至王元坐取廣陵厲王及中山懷王姬以爲姬削二縣坐殺少史留貴母廢處房陵坐管擊妻若令自髡國除成帝立元弟良紹獻王後曰惠王良修獻王之于母太后薨服器如禮得益封王莽時絕

○臨江哀王閔薨無子絕

○臨江閔王榮以皇太子廢爲王坐侵廟墻地爲宮徵詣中尉府對簿責訊王自殺葬藍田燕數萬街土置冢上百姓憐之下子國除

○魯恭王餘初立爲淮陽王徙王魯薨子安王光嗣好音樂輿馬晚節吝唯恐不足於財薨傳孝王慶忌頃王勁文王駿以亡子國除

○江都易王非初立爲汝南王吳楚反非年十五有氣力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更封江都治故吳國元光中匈奴大入邊非上書願擊匈奴不許薨子建嗣易王於魯恭王同母母太后共養於魯建爲淫亂使謁者吉請問共太后太后准謂吉歸以吾言謂而王王前事漫漫今當自謹獨不聞燕齊事乎言吾爲而王沮也吉歸致共太后語建大怒言斥之坐不辜三十五人專淫虐謀反逆自殺國除

○膠西于王端坐賊鑿數犯法削國土太半端心愠遂爲無訾省府庫壞漏盡腐財物鉅萬終不得收徙數變名爲布衣之它國相二千石奉漢法以治輒求其罪告之下罪者藥殺之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所殺傷二千石甚衆薨無子國除

○趙敬肅王彭祖初封廣川王徙王趙爲人卑誦足共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中人相二千石至衣帛布單衣自行迎涂舍而多設疑事動之得其失言中忌諱則追劫之不聽上書告之檀椎會入多於國租稅以是家多金錢舉以賜姬請子亦盡之矣久之太子丹與同產姊姦江充告捕下詔獄罪至死彭祖上書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贖罪會赦丹得出彭祖取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姦淖姬者嬖之生男曰淖子薨淖姬兄時爲漢宦者帝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爲人多欲帝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帝曰可矣立昌嗣爲頃王薨子懷王尊無子絕宣帝立尊弟高爲哀王薨子共王充嗣薨子隱嗣王莽時絕初武帝以親親故立敬肅王小子偃爲平于王曰頃王薨子繆王元嗣坐暴虐不道國除

○中山靖王勝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餘人傳哀王昌

康王昆侈、頃王輔、憲王福、懷王循、以無子絕。成帝立，憲王弟孫利、鄉侯子雲客，是為廣德夷王，無子絕。哀帝立，雲客弟廣漢為廣平王，復無子，平帝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奉靖王後，王莽時絕。

○長沙定王發，唐姬子也。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帝，以為程姬也。而幸之，已覺，非程姬，生子名曰發，以母微無寵，王早濕貧國，薨，傳戴王庸、頃王、釗、刺王、建德、建德嗣，坐獵縱火，燔民九十六家，殺二人，削八縣，薨，子煬王旦嗣，無子絕。元帝立，旦弟宗為孝王，薨，子魯人嗣，王莽時絕。

○廣川惠王越，薨，子繆王齊嗣，齊坐誣罔大不敬，當廢。會薨，詔以惠王孫去為廣川王，去即繆王齊子也，坐聽斥昭信讒，燔燒烹煮，生剖剝其內人，距師諫，殺其父子，廢徙上庸，道自殺。昭信棄市，國除，立去兄文為戴王，文正直數諫去，以故立，薨，子海陽嗣，坐淫亂，殺一家三人，廢國除。平帝立，襄隄侯子瘡為廣德王，奉惠王後，王莽時絕。

○膠東康王寄，聞淮南王為反具，亦移作兵車，鐵矢戰守備，備之。淮南敗，事覺，寄自傷，發病死，不敢置後，帝憐之，立長子贛為膠東王，封少子慶為六安王，王故衡山

地，贛薨，謚哀王，傳戴王通平，頃王音，其王授，至王殷，王莽時絕。

○六安共王慶，傳夷王祿，穆王定，頃王光，至王育，王莽時絕。

○清河哀王乘，薨無子，國除。

○常山憲王舜，帝少子，驕淫，數犯禁，薨，子勃嗣，坐罪廢，徙房陵，天子為最親，詔有司曰：常山憲王早夭，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于不誼，以滅國，朕甚閔焉，封憲王子平

三萬戶為真定王，子商三萬戶為泗水王，真定頃王平薨，傳烈王偃，孝王繇，安王雍，其王普，至王陽，王莽時絕。

○泗水思王商，薨，子哀王安世嗣，薨無子，武帝立安世弟賀為戴王，薨，有遺腹子煖，相內史不以聞，太后上書言之，昭帝抵相內史罪，立煖為勤王，薨，子戾王駿嗣，薨

子靖嗣，王莽時絕。

○武帝子四王，齊懷王閔，燕刺王旦，廣陵厲王胥，昌邑哀王髡，齊無後，絕。燕廣陵誅死，昌邑廢。宣帝謚封燕太子建為廣陽王，胥少子弘為高密王，已封，賀海昏侯，元

帝復立胥太子霸，紹廣陵王，廣陽頃王建，薨，傳穆王舜，思王璜，至王嘉，王莽時以獻符命，封扶美侯，高密哀王弘，傳頃王章，懷王寬，至王慎，莽時絕。

○廣陵孝王霸傳共王意哀王護無子成帝立孝王子守嗣曰靖王傳子宏王莽時絕

○海昏侯賀楚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於有鼻死不為置後以為暴亂之人不宜為國太祖海昏侯賀死上當為後者子充國充國死復上弟奉親奉親復死是天絕之也陛下聖仁於賀甚厚雖舜於象無以加宜以禮絕賀奉天意願下有司議議皆以為不宜為立嗣國除元帝復封賀子代宗為海昏侯傳子至孫

○宣帝子四王淮陽憲王欽楚孝王囂東平思王宇中山哀王竟淮陽王欽好經書法律有俊材宣帝時幾以

愛易嫡元帝立就國而王外祖母舅張博見親博貪賴數諂語熒惑王言游燕趙欲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駟先生者善為司馬兵法博得謁見承間進問五帝

三王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所知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又聞北海之瀕有賢人焉累世不可遠願以此赴助漢急無財幣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博不受復使人願聘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許謂大王還意及義結以朱顏願殺身報

德王得書喜報博書與相唯諾為償責二百萬時博在京房以明易陰陽得幸帝數見言事數為博道之

誰懼淮陽王具記房語以為信且詐言已見中書令石君求朝許以金五百斤賢聖制事慮功而不計費昔禹治洪水百姓罷勞成功既立萬世賴之今聞陛下春秋未滿四十髮齒墮落太子幼弱陰陽不調百姓疾疫饑饉死者且半洪水之害不過此文王緒欲救世將比禹

功何可以忽博已與大儒知道者為大王作便宜奏陳安危指災異大王朝見先口陳其意而後奏之上必大說事成功立外家亦將富貴何復望大王之金錢王喜報博書曰乃者詔下止諸侯朝寡人憊然不知所出子

高素有顏冉之資臧武之智子貢之辨卞莊子之勇既開端緒願卒成之求朝義事也奈何行金錢乎博報曰已許石君須以成事乃予金五百斤事覺博兄弟三人及京房皆棄市妻子徙邊詩云貧人賤類其博之謂與成帝即位以淮陽王屬為叔父敬寵之異它國王上書

自陳舅博時事頗為石顯等所侵因為博家屬徙者求還丞相御史復劾欽前與博相遺私書指意非諸侯王所宜蒙恩勿治不悔過而復稱引自直失藩臣體不敬上加恩許還徙者薨子文王玄嗣薨子續嗣王莽時絕○楚孝王躡初立為定陶王已徙楚河平中破疾天子閱之下詔曰蓋聞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

楚王黜素行奉順之國以來二十餘年熾介之過未嘗聞朕甚嘉之今離于惡疾夫子所痛日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朕甚閔焉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勗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其以廣戚縣戶四千三百封其子勳為廣戚侯囂薨子懷王文嗣無子成帝復立文弟平陸侯衍為思王薨子紆嗣王莽時絕廣戚湯侯勳薨子顯嗣平帝崩無子王莽立顯子嬰為孺子奉平帝後莽篡位以嬰為安定公莽誅平陸方望等頗知天又謂更始必敗嬰本統當立共起兵立為天子為更始所擊敗死

○東平思王宇通姦犯法帝以至親貫弗罪事太后不順太后上書求宇杜陵園重書教諭薨子煬王雲嗣坐及后謁祠祭詛祝徙房陵自殺謁棄市國除元始元年王莽欲反哀帝政立雲太子開明為東平王又立思王孫成都為中山王薨無子立開明兄嚴鄉侯信子匡為東平王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舉兵誅莽立信為天子兵敗為莽所滅

○中山哀王竟初立為清河王徙中山少未之國薨無子絕

○孝元帝子二王定陶共王康初立為齊陽王徙山陽

已徙定陶少多材藝幾代太子成帝即位緣先帝指厚遇異它王薨子欣嗣成帝無子徵入為皇太子是為孝哀帝立楚思王子景為定陶王奉共王後

○中山孝王興薨子衍嗣哀帝崩無子徵入即位是為平帝立東平思王孫桃鄉侯成都

為中山王奉孝王後王莽時絕

總之高祖子六王四

幽死無後一及誅惟悼惠王以孽子起艱難以獨全悼

惠王子九王七及誅唯城陽景王章以功菑川王志以

徙弱小全文三王梁懷早夭代梁孝王並早世而梁孝

王五子皆王皆不終武四王齊以無後絕燕廣陵以逆

誅昌邑哀王子賀興入嗣統而廢蓋其難如此乃孝景

十三子唯河間獻王賢餘無稱焉而東漢世祖出長沙

定王本所生微甚蜀漢昭烈帝出中山靖王亦景帝裔



孫孝元之後。徧有天下。而世乃竟絕。非以文景世務樹  
德。農政。不躬饗獨美。其福於延世爲優耶。可以觀天道  
矣。

史固曰。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  
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斯言也。欲不危亡。不可得已。  
故古人以宴安爲鴆毒。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  
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用驕淫失道。敗。何則。沈溺  
放恣之中。居執使然也。雖中庸之材。猶繫于習俗。而况  
魯哀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之謂矣。

函史上編卷之十四終

